

血滌寒光劍

十二金錢鏢

二部作

白羽作



卷二

武俠長篇小說

血滌寒光劍

二卷

奉天益新書店發行

康德八年七月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八月一日發行

武俠小說

血滌寒光劍

(卷二)

定價國幣九角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編輯人 竭秉鈞

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

發行人 竭國相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印刷人 劉永和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印刷所 東都石印局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發行所 益新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說小篇長俠武

劍光寒滌血

— 錄目二卷 —

前記	一	
第七章	搏沙女俠怒鬥師兄	一
第八章	烙鐵療毒	二九
第九章	彈指翁尋賊贈藥	六一
第十章	恩怨分明	八九
第十一章	蛾眉派捲土重來	一一九

血滌寒光劍 卷二

前記

少年壯士陳元照，從義父多臂石振英，挾技問世，踏初江湖。路逢峨嵋怪客，登飛刀談五之門，揚言復仇，拋彈示威。時談蚤歿，惟穿娘在，任客叫喊。閉門不出。陳一見不平，忿欲拔刀。詎談之寡媳非弱者，已陰邀搏沙女俠爲助。夜月江邊，人會門，女俠操利劍，揮毒砂，連敗峨嵋羣雄。陳元照持萬字奪，橫身闖入，誤戰女俠，擊劍墜地，乃不知女俠實其師姑也。女俠失劍揚砂，陳不識利害，猶欲逞能。石振英大駭。亟來解圍，自報姓名。女俠大怒，謂石不現身於己失劍之前，而馳阻於揚砂之際，祇義子辱師妹是何用心？竟向石氏父子變顏素鬪。

第七章 搏沙女俠怒鬥師兄

年青人沒有不臉熱好勝的。搏沙女俠華吟虹被陳元照運萬字奪，把劍打落，本已憤噴。石振英跑過來，陪笑送劍，女俠越怒，微黑的一張俏臉羞得通紅。把劍接過，嚙的一聲，摔在地上，像暴豆似的說了一些氣惱話。立刻雙手插腰，圓睜秀目，力逼石振英作證，她還要跟陳元照打打。

石振英一聽愕然，忙陪笑道：「師妹，可不要誤會。剛才我爺兩個只看見江邊有人打架，元照這孩子跑過來，要看熱鬧，我剛剛跟上來一看，師妹你就跟你師侄動起手來

了。我實在作夢也沒想到是師妹你……」搏沙女俠道：「唔，你沒有看出我來？」石振英忙道：「那當然了。師妹請想，當初我在山陽和師妹見面時，你不過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還梳着抓髻呢。現在一幌十來年，我那裏想得到師妹竟練得這麼一身好本領，更想不到師妹會獨身一人，出現在千里以外，這可真是一場誤會，得了，孩子得罪了師妹，愚兄這裏陪禮吧。」說着連連行禮，故意詫異道：「師妹，你剛才跟那些人打得真好，難爲那些男子漢，竟全教你打跑了，估摹你還傷了他們好幾個人。可是的，師妹年青，一個姑娘，怎的一個人出這麼遠門，華師叔也放心麼？同着家裏人沒有？怎麼會讓師妹獨自一個，和那些東西打起來？那些東西大概是歹人吧？愚兄雖然無能，師妹儘管告訴我，我還可以拔刀相助一戰，把他們那些東西都料理了，投在江裏就完了。」極力陪笑打岔，想把這場誤會開解過去。

搏沙女俠乍聽不答，眼珠一轉，忽又動怒，冷笑一聲道：「原來師兄早到了，我的事你就無須問了。小妹還是要請教請教您，你既然不認得我，怎麼又會認出我是華家的人來呢？想必是師兄看見我發五毒砂了。我失了劍，你不出頭，我要揚砂，你就跳出來

，報字號，認同門。你還是怕我傷了你的令郎。那時我要教你的令郎砍斷了胳膊，你也就藏在房上，至死也不管了！」

多臂石振英聽的臉一紅，自知多言失詞，露出破綻來了。只得連連認罪道：「師妹，這是愚兄該打！愚兄實在年老眼花。一楞怔的工夫，沒有早出頭，教師妹多疑了。師妹你只管唾我，打我，誰教我天黑眼花呢。……」嘻嘻的陪笑走了過來，又催陳元照叩頭陪罪。女俠退後一步道：「唉，石帥哥，你少來這個！你說眼不好，誰不曉得你外號叫多臂英雄，能够黑夜打鏢！反正只許你的義子拿萬字奪扎我，我天胆也不敢打你，唾你。不過還是那話，你的義子受你多年教訓，功夫太好了，我無論如何，也得請教請教他。小妹就是這麼不知進退，別看劍法太壞，我若不挨你義子的一頓拳頭，我還是不肯死心塌地認輸。……來吧，陳壯士，請你上招！」既已投劍在地，便捻雙手，側身上步，向陳元照走來。

薄沙女俠不依不饒，處處逼人，陳元照也是年青臉熱，便按納不住。偷眼打量女俠，也把萬字奪往地上一投，厲聲叫道：「我無心中冒犯了師姑，我該死，我給師姑叩頭

陪罪。師姑就是殺了我，也是應該的，却不是我石伯父的錯。師姑一定要拿拳學教訓我，這是我的造化。好極了，我就陪師姑走幾招。」聲音冷峭，一百二十個不服氣。

女俠越發震怒，銳聲的叫道：「好麼，陳壯士足見你是多臂英雄的義子！閑話少說，請你接招！」兩人面紅耳赤，眼看要打起來。陳元照是師侄，論年紀倒比女俠大一歲。年青人一樣都是個強好勝，女俠既以失劍爲恥，陳元照也以叩頭爲辱，兩個人真個的僵起火來了。女俠便伏身上來進拳，陳元照便側身準備接招。多臂石振英大驚，斷喝一聲道：「蠢子！還不給我跪下，你好大的狗胆！」把陳元照一把拉過來，蹣蹣跚跚，直推到身後。這個老頭子素來很是有脾氣的，只是涉世既深，鋒芒漸斂，當下也被華吟虹擠得直噎氣。心中又十分懊悔，不該拿着師妹，給自己的義子試招，果然引出麻煩來了。連叫道：「師妹，師妹！師妹不論如何，也得高抬貴手，恕過我父子二人無心之罪吧。犯實在怨愚兄眼力拙，招呼渾了，實在是愚兄的錯，元照小孩子，他實在不知道，他冒。師妹，「教不嚴，父之過，」師妹，愚兄可要跪下了。」

石振英橫遮在前面，阻住二人，不叫動手，彎腰屈膝，做出要下跪的樣子。他還想

當年抱小師妹上街買梨的舊情況，來對付今日的女俠。搏沙女俠越發不悅，又往後退一步，忿然叫道：「嚇嚇，我的石師哥，你別給我下跪，我給你磕頭吧！我就算求您賞臉，您要拿我當人，我怎麼着也得跟您令郎討教討教！」

三個人在巷口搗亂，不得開交。石振英又央告搏沙女俠說：「咱們先搜歹人，回頭再找這場過節行不行？」女俠倒說：「那是小事一樁，師哥用不着操心。」石振英又說：「師叔在那里？我先見見他老人家。」而女俠說：「過完了招，我領您去。」真個是步步逼緊，非過招不可。石振英再受不了了，說道：「也罷，師妹定要看愚父子的笨招，元照小孩子家，不知輕重：還是愚兄奉陪師妹，走一趟羅漢拳吧。」一回身，把身上的暗器兵刃解下來，都交給陳元照。陳元照瞪着一對大眼，尙欲有言，石振英斥道：「小渾蛋，躲開你的吧！……喂，你小子留神照看着外邊的歹人。」然後這個多臂英雄空手抱拳道：「師妹，你狠狠打我幾拳，消々氣吧。」

女俠越氣得面目更色道：「甚麼，師兄您要陪我過招？這可是小妹的大幸。但是，剛才令郎曾用兵刃指教過我，所以我才向他領教拳招。既然您要替您兒子來指教我，那

就不必打空拳了。」搶行一步，俯腰拾起投地的五鳳劍，道：「我是劍上輸的，我要劍上找；栽在您兒子手裏，還得再栽在您手裏。您的刀法很有名，您的暗器更高，誰不知您叫多臂英雄？您就亮兵刃，走暗青子吧。」

石振英愕然，本想佯敗詐輸，教這個小師妹打自己幾拳，轉轉面子：不想她又變了主意，非要動刀不可。不用說，她又想露她那手五毒神砂了。咳了一聲，道：「師妹，不怨你惱我，我實在惹得你生氣，師妹只管罰我。但是愚兄這大年紀了，你只罰別打吧。」擲沙女俠冷笑道：「您不用說了，是小妹不知進退，一定要在師哥面前撒個嬌。您可預備了，我這就發招，您總得指教我！」登時立好了架子，右手把劍握得緊緊的：左手早將劍訣一領，滿面怒容，躍躍欲試。

石振英無可奈何，又唉了一聲，不禁伸手搔着頭皮。那背後的陳元照，從後暗扯了一把，低叫道：「伯父，給您的刀。」將刀柄塞在石振英手內：石振英回頭怒斥道：「都是你這孩子，還不給我滾開這里！那邊站，給我離開遠遠的！」陳元照怒眼圓睜，不肯後退，也厲聲對石振英叫道：「你老人家閃開！是我陳元照得罪了師姑，該死活該，

我來領罪。您的這些暗青子，我不能帶着，您自己帶好了吧。有事弟子服其勞，我惹的禍，我來受！」連匣弩，鏢囊，箭筒等物，一齊往石振英身上硬掛。石振英橫身擋住，雙掌叩肩，將陳元照使力一推，方要再加喝斥，那邊女俠忍耐不得，從鼻孔中嘻嘻的笑出兩聲道：「上陣還是父子兵！你們爺兩個不用你謙我讓了，你們就一塊上好了，我華吟虹今天不識起落，倒要會會你們老一輩，少一輩的英雄，來吧，陳壯士，你在這邊，石師兄，你在這邊，你把你那些暗青子趁早都帶好了。我華吟虹就憑這一口五鳳劍，半袋五毒砂，要在你父子跟前，大大的再討一回沒臉！」

多臂石振英心知這搏沙女俠，乃是他師叔彈指翁華雨蒼膝前的唯一掌珠。師叔生有二子一女，只這個年青小的小丫頭，很得父母的寵愛。這次被擠，必須過招，輸給她，她定要下毒手，贏了她，那更了不得。況且女俠斷不會隻身獨行，來到此處，猜想彈指翁也必來了，只不知現在藏身何處。石振英這時鬧得束手無計，又想動起手來，自己還可以有發有收。陳元照這小子年輕手楞。有他在旁，還怕他冷不防暗助自己，萬一傷了搏沙女俠，更不堪設想。石振英打好主意，把陳元照推在一邊，告訴數語，立命他到江

邊巡風。然後自己將刀插在地上，把幾件暗器重新帶好，一面收拾，一面說道：「師妹不要怪罪，愚兄天胆也不能在師妹面前動暗青子。師妹只願跟我生氣了，我還怕剛才那夥子歹人再來搗亂。師妹既然這麼說，愚兄我只好陪你走一趟。不過咱們都得把招子放亮些，留神別教外人揀了漏去。」說着，左手倒提着折鐵刀，十分躊躇，往前走了一兩步。

搏沙女俠華吟虹越發不耐煩，說道：「師哥，你不用操心了！你父子是一齊上，還是你先上！」石振英又叫了一聲，道：「師妹，我把小孩子打發得遠遠的，教他給咱們巡風，自然是愚兄奉陪師妹了。」

女俠道：「好！師兄，看劍！」嘍的一伏身，利劍疾如電閃，對准咽喉，直刺過來。石振英退了一步，用刀一封，女俠霍地收招，眼光往外一瞧，將劍訣一領，刷地又一劍，進身直取，劍奔胸前。石振英往後又退了一步，用刀一架。女俠這一回却不收招，劍尖一沉，跟手一變招，轉身刺扎，借這甩背回身之力，第三劍斜肩帶臂，狠狠的掃來。石振英這一回却不敢硬架，也急急一伏身，又一旋轉，斜竄出五步以外。剛剛的凝身

回步，女俠早一陣旋風似的跟踪撲到，劍尖閃閃，看看點到石振英的後心。石振英驀地一躍，騰身忽往旁竄，脚才着地，輕輕一點，刷刷刷，「青蜓點水」，飛竄出數丈。這才旋身一轉，封招回顧，果然搏沙女俠又已如飛的追到。

女俠心中暗噉道：「知道你是多臂英雄！你不用躲，你休想用暗器贏我，哼！我教你離不開身，騰不出手來。」縱步追到，劍訣一領，劍尖外吐，一個「盤肘刺扎」，照石振英手腕刺來。嬌叱道：「師哥看招！」石振英這時何嘗想用暗器，也不敢稍存試招之心，只好是招招架架，躲閃着，一味盤算給師妹「閃面子」的辦法，一見五鳳劍砍到，把刀鋒一扁，跟劍刃進招，輕輕一顛，女俠再不肯喫這硬虧了，刷的將劍撤回，劍花一轉，又改取中盤。施展開八卦連環劍的絕招，點，崩，截，挑，刺，扎，突擊猛砍，竄前竄後，忽進忽退，如生龍活虎，圍着石振英亂轉，一片劍花，把石振英圍在當中，石振英一口金背折鐵刀，只顧招架抵攔，嚴封門戶。轉眼間，走了二十幾招，石振英連連遇上四次險招，不住口的直叫：「師妹手下留情，愚兄眼花手慢，實在搪不住！」

這一叫，搏沙女俠一片芳心越發振起盛怒。刷的往外一竄，劍交左手，戟指痛斥道

：「石師兄，你瞧不起我，就是瞧不起我父親！你拿我當小孩子耍！」石振英也往外一竄，喘吁吁連忙說道：「這是怎麼說的，師妹這麼好的工夫，我佩服還佩服不過來呢。我怎敢拿師妹當小孩呀？」女俠「噹」一聲，又把五鳳劍放在地上，雙手插腰道：「石師哥，你不要自作聰明！過了二十幾招，你一點真格的也沒有使出來。你要想哄騙我，叫我一個人跳來跳去，把我留乏了，是不是？再不然，你就佯輸詐敗，把我愚弄一下！嘻嘻，想必是我長門華家的八卦連環劍一文不值，不配跟你石老英雄對招，我華家的丫頭實在太不自量！」石振英慌忙道：「這這這那里能够！一輩吟虹不管不顧，仍然怒叱道：「石師兄，你不用使巧弄乖，我的劍法本來不值跟你比！那也好，咱們就比劃暗器。來吧，多臂英雄，你亮你那五樣暗青子，我打我這半袋子鐵砂。你打着我，我死而無怨，我不能受人嘻皮笑臉的戲耍？」

石振英一疊聲叫道：「師妹，師妹，那可使不得！我斷不敢戲耍師妹，我不過是手脚遲慢。你叫我快，我那能快得起來？我的暗青子早已多年沒練，怎能向師妹面前獻拙呢？師妹一定要使五毒砂……」說着把頭一抱，笑道：「我更招架不住，那沒別的，我

爺們只好溜之大吉了！」

石振英不曉得搏沙女俠乃是一種性格狷潔，言行整肅的人，最不喜人家對她說笑話，尤恨人倚老賣老，拿她當小孩子待。石振英雖然老於世故，這一回可糟了。女俠厲叫道：「石帥哥！我拿你老當前輩看待，你還是倚老賣老戲弄我，我可對不起你了！」俯腰拾劍，一推砂囊，嗖的往前一縱身，道：「我看你往那里溜！」但是多臂石振英也有點喫不住勁，又當着自己的義子，臉上越掛不住。心想：「我難道真怕你不成？不過我怕對不住你父親罷了。看這樣子，不把你打敗，我今天就不得下台。……好好好，我就給她一下，也教她知難而退。：別人怕你的毒砂，我是本門中人，有的是解藥，我還能怕你的毒砂不成？：也省得讓我這傻孩孩暗笑我胆小怕事，教一個小丫頭擠兌得走投無路。一想罷，也提高聲音道：「好好好，師妹，你一定教我來真格的，我本來沒有真格的。師妹，我要一套五虎斷門刀給你看看，好不好，您多包涵。」他還是嘻皮笑臉。

揀沙女俠道：「好極了！」只叫得一聲，兩個人往前心一湧，一刀一劍登時交鬥起來。這一回不比剛才，多臂石振英展開了進手的招術，但見得人影亂竄，不聞一些刀兵

磕碰的聲音。搏沙女俠華吟虹不由暗吸了一口涼氣，才覺得自己久戰力疲了。這個巨顛矮身的侏儒，活像肥豚似的石帥哥，想不到他還有這麼兩下子。女俠把牙一咬，喝：道「好刀法！」立刻展開身法，一口五鳳劍忽上忽下，揮光撩亂，刺扎划挑，不住手的攻擊上來，却比剛才多加了十二分的戒心。她現在的招術既巧滑，又謹慎，既精細，又大膽，忽進忽守，倏進倏退，決不堅持一種戰法。

多臂石振英也不由心中佩服，滿意殺她一個下馬威，教她知難而退，那知自己連劈三刀，都被女俠很輕巧的招架開。女俠剛才教雙奪剋制住自己的兵刃，現在單劍對單刀，兵器上先不喫虧。於是她一翻身，重展開八卦連環劍，登時在月影下發起一團白光。那一邊，江邊把風的陳元照着了個心急目眩，恨不得自己再加入一戰，不知不覺離開一邊，往這邊走來。把個石振英幾乎氣壞肚皮。本已竊囑他觀戰到了時候，教他急喊一聲賊人又到，好借此下台。那知這小子竟看楞了。一聲也不喊，反倒走過來。一任自己打起沒完！

展轉又戰了三十餘回合，女俠氣力上依然支持得住，石振英心上十分焦急，猛然間

，陳元照振英大喊道：「伯伯留神，賊人真來了！」石振英應聲慌忙往外一竄，道：「師妹住手……喂，賊人在那裏了？」一回頭之間，不防女俠嗖的一竄，又撲過來，刷地一劍刺來道：「師哥，接招！沒有的事，那有賊來？」這一劍險極了，石振英忙一閃身，雙腳直躍出兩三丈外，女俠立刻又一竄追過來。石振英且躲且叫，道：「師妹別動手，你回頭看看還不成？喂，那邊來了幾個？」陳元照沒等重問，已如飛走將過來，大叫道：「伯伯，小巷裏頭有一個人出來了。」

聲喊中，女俠華吟虹照着石振英，連砍了數劍。氣得石振英且躲且叫，發狠大叫道：「師妹，你可倒回身看看呀！元照，先截住了！」百忙中，石振英側閃出數步，急往四面一瞥。果見一條人影從錯落的小巷房頂上，如野鶴盤空，飛掠下來，落地無聲，身法靈便。驀地一伏身，竟比箭還快，直奔江堤這邊撲來。陳元照急將萬字雙奪一錯，奮身橫截過去，厲聲喝道：「甚麼人？」

搏沙女俠到此方才回頭一瞥，背後真是來了人，不由按劍一楞，急凝眸看望。那條人影抗聲呼道：「那里來的大胆賊人，可知道彈指翁的利害？那邊可是紅兒麼？」

多臂石振英喫了一驚，急叫道：「元照，快站住，不要動手！……師叔，師叔！」同時聽見搏沙女俠微應了一聲，道：「爹爹，我在這里呢。」忙迎了上去。

陳元照運萬字銀花雙奪，眼看撲到來人的面前，却聞呼一楞，雙奪一垂，立刻止步回頭。多臂石振英已然收刀，如飛的奔迎上來，叫道：「來的可是彈指翁華師叔麼？小侄是青陽縣的多臂石振英。」

來的這個人，果然不是別人，正是山陽醫隱彈指神通風樓主人華雨蒼，是搏沙女俠的父親，石振英的長門師叔。這老人躬任留守，藏在福元巷談宅，以一口劍，護住談宅大小二十多口。命愛徒段鵬年，愛女華吟虹，幫着談大娘倪鳳姑，應對仇人。要將仇人誘到江邊，或殺或逐，給他一個利害。不料賊啣羣雄也不好對付，雖然傷敗逃走，倒把談大娘子也給打傷了。段鵬年催女俠把談大娘救回去，那知女俠學藝多年，初試身手，竟拋下倪鳳姑，獨自窮追下去。

段鵬年當下大窘，談大娘乃是孀婦，自己一個男子，不好過來扶架她，而華吟虹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自己也不好強拖她回來。眼看着華吟虹雀躍着追趕下去，倪鳳姑

一步一掙的往回走，段鵬年竟束手無計可施。深恐賊人乘危來擾，只得提劍在旁隨行，把倪鳳姑伴送回家。進入談宅密室，急急向老師彈指翁華雨告一說，這老人登時大怒。自己女兒乃是閨秀千金，年歲小，見識淺，就仗她功夫好，倚靠五毒砂，可以克敵，萬一貪功遇伏，中了賊人的圈套，那還了得？這老人越想越急，把段鵬年抱怨幾句，立命他替自己留守，並給倪鳳姑治傷，自己拔劍就要追尋女兒回來。但是倪鳳姑傷在股跨，段鵬年又不便給她敷藥裏傷。華雨蒼無可奈何，只得親自動手，給談大娘倪鳳姑把消毒敷藥，綁紮好了，然後倒身身子來，火速的扑奔江堤，追趕愛女，搜捕仇人，到江旁登高一望，瞥見江堤下，曲巷前，有兩個人影對打，一個人影巡風。對打的二人內中一個好像女子，料道必是己女無疑。彈指翁心口納悶，那個巡風的到底是甚麼人？爲甚麼不幫打？他萬想不到對打的已不是報仇的峨嵋七雄，乃自己的女兒和自己的師傅，更想不到巡風的乃是自己的徒孫。

彈指翁忙沿江邊，代身急馳，遠遠的叫了一聲：「紅兒！」擲沙女俠答應了一聲，彈指翁一塊石頭落了地，不禁罵道：「好了頭，你幹甚麼了？」那旁陳元照已揮鞭奪，

迎截過來。彈指翁傲然站住，把背後劍一抽，喝道：「甚麼人？站住！」多臂石振英忙忙叫喊道：「華師叔。小侄是石振英，這是你老的徒孫，元照快住手，這是你師爺！」

雙方見面，陳元照收住雙奪，心中納悶道：「這就是彈指翁麼？還是我的師爺？」上眼下眼的打量華風樓，月影中看不很清，隱約見得此老身形瘦短，目稜聳立，顴高腮削，目眶深陷，高出一對黃眼珠，顧盼閃閃可畏，臉色不很好看，氣度也不威武，穿一身灰布短衣服，高襪布鞋，像個鄉村老叟，說出話來，却響若銅鐘。陳元照還在橫奪顧盼，多臂石振英已然如飛奔到面前。將兵刃丟在地上，滿臉笑容，高叫了一聲：「師叔！」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頭。站起來，重報姓名道：「小侄是青陽縣的多臂石振英，我師父齊宣穎是你老的三門師哥。十年頭裏，我到你老府上去過好幾趟，你老不記得了罷？」又向陳元照揮手道：「你這孩子，怎麼還發呆？我不是早對你說過，這就是你的長門掌門戶。師爺彈指翁風樓祖師。小子快過來磕頭。師叔，這小子就是你老已經下世的師侄陳嗣同的孤兒，他叫陳元照，算是小侄的徒弟。」

彈指翁有點詫異，看了看石振英，又看了看陳元照。這功夫搏沙女俠華吟虹也已提

劍溜了過來，垂頭低眉，立在父親身旁，一聲也不敢言語，已經擺出了預備挨罵的樣子。果然彈指翁細看臉，瞪了他一眼，又哼了一聲；却暫不發作，先向石振英拱手道：「原來是石賢侄，幸會幸會！咱們好多年沒見了，你倒更發福了。這個小孩子叫甚麼？」陳元照自己回答道：「弟子叫陳元照。」

石振英忙搶着說道：「咄，甚麼弟子！你這小渾蛋，連稱呼都弄不清楚，這是你師祖！……師叔，他就叫陳元照，今年二十二歲了，從小沒爹沒娘，任甚麼也不懂。」彈指翁道：「怎麼，陳嗣同死了麼？」石振英道：「早死了，掐指算來，已經十三年了。彈指翁道：「唉，我竟不知道。」看了看陳元照道：「小夥子很精神，哦，使的是萬字拳，這可是佔便宜的兵刃，不用說，是你教的了！」石振英謙然答道：「小侄是瞎胡鬧，我那里教得好呢。我聽說師叔近來退隱故鄉，懸壺問世。想不到你老又出山了，還同着師妹。你老這是往那裏去？」

彈指翁和石振英匆匆的互叩行止，搏沙女俠低頭側立在父親身邊？陳元照直着脖子，立在伯父的背後，滿不在意：一對大眼看着彈指翁，又看着搏沙女俠。女俠看不慣他

這放肆的神情，偷眼旁睨，瞞了他一眼。兩位老叟談了幾句話，彈指翁便往周圍一看，側轉身，面對女兒道：「賊輩派那幾個壞蛋呢？都跑了麼？弄倒他幾個？」女俠道：「只傷了他兩三個，全跑了。」彈指翁哼了一聲，忽然變了臉，厲聲叱斥道：「你這丫頭，好大的胆子！你怎麼就不聽你師兄的話，你竟敢單身追鬥仇人？萬一你上了他們的當呢，倘若教賊人觸着你一點，你的閨秀身份何在？」

搏沙女俠微黑的俏臉羞得通紅，雙眸微抬，露出可憐之相：那意思是央求老父，不要賞着生人，責罰自己。彈指翁素日固然溺愛這個小女，獨獨對於這種事，向來毫不寬縱：他平日就不准搏沙女俠獨自出外游俠的。張着一對深眸，又怒聲斥道：「你這個姑娘，你竟獨自個兒追下去了。你談大姐受了傷，你偏不管。你丟下她，教你段二哥怎麼辦呢？我不是早囑咐你了，千萬只在江邊動手，不許遠離，不許窮追：追賊的事，叫你段二哥辦。你剛離開我的眼，就任性胡來：往後我可怎能放心？」把女俠罵得一聲也不敢辯白，只低頭死挨。

多臂石振英連忙勸解道：「師叔息怒。師妹和歹人動手，小侄全看見了。師妹真是

有智有勇，一點漏招也沒有。小侄和您徒孫本要上前助戰的，一看師妹一個人很能應付自如，小侄就沒有出頭。師妹打的實在好，她那五毒神砂，……」搏沙女俠忙乾咳了一聲，向石振英施一眼色。石振英沒有看出來，還要往下說；華風樓已經勃然大怒，叱道：「你這丫頭，你又使毒砂打人了，我從前告訴過你沒有？」石振英這才後悔失言，忙替華吟虹掩飾道：「沒有沒有，師妹真沒有使毒砂。」彈指翁看他一眼，冷笑不答，反顧女俠道：「你說，用了沒有？」搏沙女俠不敢隱瞞，低聲答道：「爹爹別生氣，您饒恕我，女兒是用過了。因為他們人太多，招術太毒，女兒一個人陷於危地，實在沒法子，才用的。」

女俠不說謊，彈指翁不覺靨頰，緩聲說道：「噫，你使了？……」女俠低聲應了一聲道：「用了兩三把，爹爹您饒恕我！」彈指翁道：「這種暗器太厲害，我不喜歡教你們隨便用；仇人既然歹毒，人數又多，用了也自無妨。不過，下不爲例，以後不許你隨便輕用。」搏沙女俠輕輕答應了一聲，方才放了心。彈指翁這才哂然一笑，眼看着石振英說道：「可是的，剛才我登高一望，沒望見賊人的影子，只見你們三個人在這裏打的打

，巡風的巡風：這是怎的一回事呢？峨嵋七雄都跑了，你們怎麼倒動起手來呢？」

石振英面紅耳赤道：「師叔，恕小侄荒謬！……」

薄沙女俠到此自倖免責，見父親問到此事，她可就不再吞吐了；立刻振開銀鈴似的喉嚨，要搶原告。急急的說道：「爹爹，你老評今這個理。剛才女兒和峨嵋七雄打起來，石師哥饒不出頭幫拳，反教他的侄兒埋伏在曲巷口，抽冷子跳出來，跟女兒動手。鬧的峨嵋七雄都趁空跑了，女兒真不明白他爺兒兩個是甚麼心思。女兒的劍教這位陳壯士的萬字奪冠住，給打掉了，手腕子還差點被剪上。直等到女兒輸了招，要發……要發五毒砂救命，我這位石大哥才跳出來勸架。他說是誤會了，這位陳壯士是他的乾兒子。可是怎的這麼巧，女兒丟劍，石大哥不出頭？女兒掏砂，石大哥就這麼突然竄出來，橫身一擋。石大哥的意思，是拿女兒給他的乾兒試招，他可不管女兒差點廢命！……」

禪僧翁一聽，面向石振英說道：「這是怎麼講？你和你師妹過招了麼？」石振英連忙解釋道：「師叔，這是陳元照這個小孩子年青胡塗，不知怎的，他和師妹過了招。……」陳元照忙道：「那聖呀，是我看見師姑跟人打架：我不知是師姐，我溜過來想看看

。「用手一指北邊道：「我正在那邊巷口牆根，剛剛一探頭，師姑就冷不防給了我一劍。……」女俠華吟虹氣得不得了，不禁提高嗓音道：「我不是說那個。認錯了人，動起手來，本不算回事。爹爹，您不知道，這裏頭頂說不下去的是，石師哥明明知道是我，他瞧見我丟劍，他不出頭；直等到我要揚五毒砂，他才跳出來，救他的兒子。……」

石振英沒口的說道：「不是，不是，師妹可誤會了。師叔，這實在怨我眼遲脚慢；我在旁觀戰，不知誰跟誰打。直等到瞧出師妹用的是八卦連環劍招來，我這才疑惑是本門的人，可是還不知是師妹，我就慌忙跳出來勸阻。我那裏知道……」一指陳元照道：「那知道這孩子的手太快，眨眼的功夫，竟把師妹的劍奪出手去。我緊喊慢喊，奔了過來。……師妹疑心我偏向，這這這小侄焉敢那樣呢？」擲沙女俠道：「哼，您不偏向？您是不偏向，您替您的義子跟我比拳比劍！……」

三個人曉曉聲辯，都在彈指翁面前告狀。彈指翁最疼愛他這女兒，但是遇到這種情形，也不好辯理。當下斥道：「丫頭，你當着你石師兄，怎麼還這麼狡情！誰喫虧，誰佔便宜，不都是一家人麼？又沒有傷着你那裏，那又算甚麼，現在辦正無事，緊，因此

開篇，回頭再講。」對石振英道：「你師妹是小孩子；石賢侄，你比她大着三二十歲，往後我還指望你照應着她呢，以後請你不要較量她。」說罷一笑。石振英滿面通紅，欲言復止。彈指翁又向陳元照道：「少年，你是振英的義子麼？你父親陳嗣同也是我門戶中的師侄；告訴你，少年，咱們本門中最重長幼輩分。晚生後輩對待長輩，務必要尊敬，不可逞能滅長；那有師侄跟師叔師姑較量的呢？」說得陳元照也別了一肚子氣，恨不得要爭屈直，但是彈指翁並不想聽，石振英忙把陳元照扯了一下。

彈指翁把三人都稍微說了幾句，這才張目四望道：「石賢姪，你師妹和我，乃是臨時受飛刀談五的大兒媳的邀請，給她擋一場仇人。現在事情還沒有完結，石賢侄，你既然在場，你還得幫老夫一點小忙。……紅兒！」華吟虹應了一聲，彈指翁道：「你只顧和本門人鬥閒氣，把峨嵋七雄的黨羽追到那裏去了？他們就許又回福元巷，騷擾談家去了。我們不要說閒話了，我們趕快回去，沿路上也得搜搜。走吧！」

彈指翁很匆忙的向三人吩咐了幾句，就與女兒搏沙女俠華吟虹，引領多臂石振英，少年陳元照，四個人合夥，往四面搜查下去。西北面樹林下，按江湖道，不應窮追，礙

指翁便不肯去搜。放過這一面，只把附近小巷，踏勘了一遍，一無所見。立刻當先飛馳，往回路上走去。這老人唯恐峨嵋七雄乘虛再來肆擾，殊不知峨嵋七雄巴允泰等這時已無暇尋仇，只忙着搭救受傷中毒的同伴。僅由快手盧登引導唐林，潛奔福元巷，偷偷窺看了一遍。因看出談宅戒備很嚴，未敢下手：臨回來時，差點和彈指翁碰個對頭。

彈指翁四個人轉瞬回轉福元巷，不進前巷，繞走後巷，又不走後門，又奔旁門。當門口低聲一嘯，彈指翁門下的二弟子段鵬年，忽由房頂上提刀現身，用隱語問明，這才下了房。隔了片刻，談宅旁門一響，門扇大開，段鵬年迎接出來，彈指翁把石家父子讓進來。原來談家上下也有二三十口人，所有僕婦小工已先時遣出，避到別處。談大奶奶的婆子，和談二少談維銘夫妻，以及晚一輩的人談國柱，談國基等，也都藏在對門小院裏了。這小院乃是談家的產業，下通地道，直達正宅，乃是當年飛刀談五在武林爭名創業時，預防遭仇，建築下的，今日正好用着。他們仍不敢在小院屋中躲避，都鑽入特闢的地室裏，地室門口，設下埋伏，有人把守着。那負傷回來的談大奶奶倪鳳姑一回家，也躲在地室裏養傷。彈指翁父女延賓回來，先繞着正宅那三進大四合房，裏裏外外巡視

了一遍，然後才把石家父子讓放後院佛樓上。一面談話叙舊，一面仍可以瞭望巷外江邊的情形，防備仇人的後舉。

彈指翁先向女兒細問與仇人格鬥的情形，和仇人的年貌，人數，逃走的方向。問罷，才和石振英說寒暄話。談了幾句，便命女兒架沙女俠華吟虹下樓，教她走地道，到對門小院，看一看談大奶奶倪鳳姑的傷。彈指翁已經看出女兒左一眼，右一眼，只瞪石振英和陳元照，臉上竟自帶着怒容，心想女兒一定喫了虧，才生這麼大的氣。索性把他遣開，回頭再細問她，眼下先和石振雄談談舊事。擲沙女俠便答應了一聲。起身下樓。將到樓門口，又瞪了陳元照一眼。陳元照這小子竟也回瞪了一眼，臉上帶着不服氣的冷笑，彈指翁看得明白，假裝不理會。

那掌門二弟子段鵬年跟進來，先向老師詢問搜敵的情形。然後一轉身，向石振英寒暄作揖道：「石大哥，咱們久別了。大哥這是往那裏去？怎麼跟我們老師遇上的？現在我們老師替本宅飛刀談五的後人敵擋仇家，正嫌人少不够分派，石大哥來的很湊巧，幫幫忙吧。這少年可是你的令郎麼？」石振英忙站起來，先向段鵬年還禮，又命陳元照過

來。叩見段師叔。禮畢重新歸坐，彼此懇談。那段鵬年站起來，乃到外便巡風。石振英陪着彈指翁說話。

彈指翁問道：「石賢侄，你我一別，一晃也有七八年了吧！你近來作何生意，是否得意？」石振英陪笑道：「小侄足有十來年，沒見你老的面。小姪由打六年以前就把買賣收了，現在在家務農，也就是對付度日。聽說你老人家還在故鄉懸壺行醫，憑師叔的藝業，作這濟世活人的營生，比起家師和小侄勝強多了。」彈指翁微然一笑，皺着眉毛說道：「甚麼行醫？簡直沒出息，我那能比你師父呢。我自從你大師伯一去世，又把大弟子逐出門牆之後，我就很灰心，從此不想在武林中立足了。我這才跑回故村，掛牌給人看病，苟且餬口而已。也是挨不過親朋隣居的請求，我就算是醫生了，不過我把咱們門裏的拿穴小手的功夫，用在推拿接骨調氣上，居然治一個好一個，求我的一天比一天多，倒賺了一點田產。可是這事情太煩惱人，天天和病人打交道，這個哼々，那個叫喊，我實在耐不下去，已經有三四年沒看診了。我把這些診務都推給你段鵬年師弟了，如今算是他代師行診。近來他也累得不得了，鄰縣故舊登門求醫的，又推不開。俗語道善門

難與，敢情醫門也難開，再想謝絕，也不行了，倒把你段師弟的功夫就誤了不少。我現在是借師友爲名，出來躲一躲求診的。因最近有一位藩台的兒子，騎馬摔吐血了，又有一位知府的兄弟，得了骨癆病，仗着人情勞力，逼我出診。路又遠。病又重，不是一月兩月就治好的，他們又擺官牌兒，拿我當生意人看待。而且他們四五家同時爭請我出診，我倒先到誰家去好呢？我誰也不敢得罪，我就帶着小女和你段師弟，溜出來了，我也算是避難。」說着哈哈一笑，枯黃的臉微露得意之形。

石振英忙笑道：「這都是師叔醫學精深，賺來的麻煩。別的郎中滿心要求像你老這樣忙，無奈人家偏不請他。」跟着又請問這談家尋仇之事，道：「師叔可是陌路拔刀，還是應請助戰來的呢？這事情今晚上可看了結麼？」彈指翁說道：「這倒全不是。」說着話，扶窗向外望了望，歸坐說道：「這是一件很巧的事。我們父女師徒三人出門漫遊，行在半路上，無意中聽見了談家這場是非。我們原是親戚，不能袖手旁觀，只好繞道前來，幫着談家，搗一搗峨嵋派的七雄。現在這場事情還不算完，恐怕我去後，他們再來滋擾。爲徹底排解計，我還要煩賢侄幫我一場。」石振英連忙答應：「師叔有事，只

管吩咐。」又道：「師叔這里事情了結，打算還到那里去呢？」彈指翁道：「我還沒有一定。我打算先奔如皋，後上淮安府去一趟。」石振英道：「這是巧了，小侄正要上鎮江去，我們可以結伴一路走。」彈指翁道：「這個，也好吧。」

彈指翁這樣說着，實在他並非避諱出遊。他實在是；一者爲給女兒相婿，專誠出來，要到如皋去一躓，見某一個人，打聽某一件事。二者他又來到江南鏢行，有名鏢客十二金錢俞劍平。鐵牌手胡孟剛，智囊姜羽冲，霹靂手童冠英等二十多人的信，爲了尋闖綠林中一個不知名的怪客，名叫飛豹袁永烈的，大家具名，敦請華老前往助拳。他義不容辭，只得親往淮安去一趟。至於這飛刀談五家，當年雖和彈指翁認識，實際並無淵源。直到前四年，彈指翁的長孫定了婚，從女家那裏叙起來，和談大娘倪鳳姑恰好沾親，論輩分。倪鳳姑管彈指翁叫親家伯伯，管女俠華吟虹叫親家妹妹，他們這才接近。這一番峨嵋七雄大糾黨羽，登門尋仇，倪鳳姑情知不敵，暗遣急足，到娘婆二家武氏親友處，送信求救。獨有山陽醫隱華風樓家遠在陝南，相隔太遠，不能一呼而至，倪鳳姑事先並沒有找他。

恰巧華風樓行經已至，在一位朋友家，聽見了南荒大俠一塵道人，在一月前被人暗算，死在鄂北。又聽說一塵是被四川唐家門的毒藜蕓打傷要害喪命的，華風樓不由一驚，登時推測出來，是峨嵋羣雄所爲。慌忙仔細打聽下去。果然一塵慘遭暗算時，內中有一個打毒藜蕓的女子，那個女子便是海棠花韓蓉。她僞裝拒奸貞婦。巧設假採花計，在一個荒村貧農家，擺好圈套，把貧農母子綁藏起來。韓蓉塗粉抹脂，打扮成一個村裏俏的美女，躺在床上，由她的丈夫虎爪唐林，假裝採花淫賊，進去持刀採花。外面安下埋伏，另遣康海到一塵道人住的店裏，假裝過路的綠林，故意踐瓦留聲，一路登房飛跑，把一塵道長引出店來，一塵道人一生仗義遊俠，聞警立即杖劍追出。趕倒荒村，峨嵋羣雄一打暗號，那康海藏起來，那韓蓉立刻狂呼救命，唐林立刻持刀上前。假裝逼奸。此舉太出人意外，唐林夫妻又做得很像，憑一塵道人四十多年的經驗，竟沒想到採花是假。一進屋去，把假採花賊唐林趕跑。假貞婦韓蓉却從背後，發出兩顆毒藜蕓，打中一塵。但一塵頗知解毒藥方，也能自救，又被峨嵋羣雄包圍纏戰，不教他有服藥療毒的空隙。這一來，一塵道長竟遭毒手。雖有陌路仗義，拒賊求藥的玉旆杆楊華，無奈夜深地

僻，購藥失時，把個不可一世的南荒大俠，竟被他們生生制死。風樓主人既已曉得他們結仇的經過，立刻推知峨嵋羣雄現已發動復仇，一塵既死，他們定來挨個找尋飛刀談五。如此一想，談家必不得了。看在親戚上，華風樓這才攜女率徒，連夜趕來赴援。

第八章 烙鐵療毒

彈指翁華風樓和四川唐大嫂夙未謀面，却略有淵源的。彈指翁秘製的五毒神砂，和四川唐大嫂的毒蒺藜，乃是百十年前一位武林前輩，由西南蠻荒苗人手中得來的秘方。苗人拿這毒藥製成毒箭，用來獵取野獸。這位武林前輩得到秘方，又獨自研試，特製出毒藥和解藥來，力量比原方還強，真個是見血就死，其毒無比。後來這藥方展轉傳到唐華二家，不過風樓主人深明醫道，得到秘方之後，又將這毒蒺藜的藥味略加增減，添入兩味，減去一味，共湊成五種毒藥，方得製成這一種華家獨門的暗器，又將鐵蒺藜改爲鐵砂子，名爲五毒神砂。四川唐大嫂却由她祖父傳下來原方，藥味始終沒有增減，但暗器種類也化成數種，有毒鏢，毒弩，毒疾藜，毒針等七八樣之多。

唐大嫂的後人便倚此爲生，專把毒弩毒箭賣給獵戶；把毒藥暗器賣給鏢行武林，起初賣藥尙有限制，曾定下規約，不賣給綠林中人。後來因受官方禁止，隸役敲詐，唐大嫂一怒移居，索性秘密的大製特製，大賣特賣，只要給錢，誰來皆賣。她家以此發了大財，可也造了大孽，並且又在無意中結下大仇。有人買她的毒藥和解藥，嫌路遠費事，取價又貴，便要出重價，購買她的原方，她說甚麼也不賣方，只肯賣藥，許多人因此對她不滿。又有人傷在毒藥之下，尋着仇人，自去報仇，若遭暗算，尋不着仇人，自然窮源竟委，算唐家門的帳上。有些年，頗因此引起紛爭，也有人找上門來索門，後來唐大嫂把這些是非消解了，或動武，或善說，應付過去之後，她又一惱，這才只賣毒弩毒箭，不賣暗器了。這忽然一不賣，又得罪了人。這個老婆子又勃然大怒，當時宣布了新門規，凡有求取唐家毒藥的，必須先來拜門戶，認老師，在師門效力多少年，認爲孺子可教，才正式收徒。又經過多少年，才傳給毒藥解藥。這一刁難，到底也沒傳出方來。

唐大嫂的毒藥，和華風樓的毒藥既是一個淵源，因此唐家門的一動一靜，華風樓也很留心，可是華風樓這遊師徒的授受，唐家門也很注意。後來唐大嫂這一支的後輩，與

四川峨嵋派的秘密會幫有了往還，峨嵋派門下的人有幾個和唐家成了親戚，唐家的獨門毒藥便傳入峨嵋派去了。即如這個海棠花韓蓉，她的父親便是峨嵋派混江一支的首領，却將女兒嫁了唐大嫂的後人虎爪唐林，自然毒藥的毒劑解藥也傳到韓家了。但是兩藥原方輕易仍不往外傳，韓家不過是得到她婆家的二十多瓶毒藥，十幾瓶解藥的成藥罷了。

風樓主人既知此事，忙往魯巷，一而走一而打聽，果然遇見談大娘倪鳳姑派出來求救的人。等到這一天，江邊尋仇邀邀，不但風樓主人父女師徒三人到場，還有江南武林中的英雄五、六人，也暗暗藏在談家，峨嵋派羣雄在福元巷談宅窺伺，竟沒看出人家救兵已到。談大娘設計細密，一出入都不走本家正門，不是由鄰舍跳牆借道，斜趨巷口，就是悄穿地道，從對門繞出街外，峨嵋羣雄以此走了眼。

當下風樓主人和師侄石振英，略說峨嵋羣雄之事，然後引領石振英，到談宅前後院查勘一遍。這時在談宅內外，埋伏着好幾個人，一一引見着，和石振英叔侄談話。內中一人乃是蕪湖名武師梁公直的二子梁邦翰，年青時和石振英見過面的。此外還有二位，

都是有名的武林朋友，一個叫謝品謙，一個叫米元濟，一個叫孟兆和。此時大家唯恐峨嵋羣雄再來肆擾，都聚精會神的戒備着。梁邦翰等只和石振英草草寒溫數語，便忙向彈指翁，報告護宅瞭敵的情形。那峨嵋七雄的唐林，韓蓉夫妻，真個跟隨快手盧盧登，前來繞奔後巷，意欲襲人談宅，却被護宅人等登時發覺，飛彈驚走。段鵬年不敢擅離談宅，只由米謝兩位壯士跟踪綴了一程，唐林等逃奔西南隅，穿過四五道街巷，便已失蹤了。這西南地方，正是招遠客棧的附近。

彈指翁有視一周，復又登樓。段鵬年轉告搏沙女俠，把本宅談大娘倪鳳姑，和談維銘，談國柱，都請上樓來，石家叔侄也在內，還有邀來的武林朋友，只留下五個人，在院中房上瞭望。彈指翁先問了問談大娘的傷，此時她一跛一拐的早將傷纏好，失血不多，臉上氣色幸還如常，與小叔談維銘，向衆人道謝，又向石家叔侄客氣一回。彈指翁把手一揮道：「諸位請坐，這事情還沒完，談大姐姐你先不要道謝……諸位仁兄，請坐下來談。」衆人忙道：「不敢當，老前輩有話，只管吩咐。」

彈指翁面對樓窗道：「現在天氣還早，大概不到五更，也就是四更三點，仇人也許

再來，不過我想不來的時候居多吧。仇人大概投奔西南，西南邊正是人烟稠密，最難亂的地方。此番巴允泰，康海等峨嵋羣雄，大舉前來尋仇，落得喫虧而去，我猜他必不甘休，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衆人多半沉吟未答，有的人說：「我們多戒備幾天最好。」倪鳳姑道：「這麼樣，我謝謝諸位伯伯叔叔。」多臂石振英忍不住說道：「師叔，這夥子仇人既然是峨嵋派，真得防備他們苦苦的尋仇不捨，咱們與其在這裏坐候抵禦，何不尋了他們去？」梁邦翰道：「可是峨嵋派在此地的住處先得打聽明白了，才好下手。」石振英道：「不用打聽，我就知道，他們現住在招遠客棧。師叔，憑你老這一身功夫，這幾十年的威名，簡直找了他們去。你老若施慈悲，就把他們嚇走，若要斬草除根，你老索性把他們整治了，也替人間除害。他們大概來的不過七八個人，至多不到十個人。」

彈指翁點了點頭，還未發言，搏沙女俠把俏眼一張，轉臉對她父說道：「賊人也是行家，他們未必住在明處吧！」陳元照道：「他們確是住在招遠客棧裏，我和我石伯伯從白天就在店裏看見他們了。」搏沙女俠把嘴一抿，微笑了一聲，石振英忙道：「師叔

，小侄倒是在那招遠客棧，遇見了那個賣野藥姓包的那人。」搏沙女俠道：「人家就不姓包，他叫巴亢泰！兩個人話裏又暗門上了。」

彈指翁把臉色一沉道：「丫頭子家，聽着，少說話。石賢侄，你是在招遠客棧，看見過他們麼？」衆人同聲詢問，石振英如實說了，又道：「只怕他們此時溜了。」衆人齊請彈指翁，趁天色沒亮，同往招遠店看看，狗賊們如果沒躲，把他們驅出魯港，就完了。彈指翁下以爲然，道：「依我估計，賊人至少來了十多個人，在招遠店中的不過三兩個。我料他既被紅兒傷了好幾人，他們必要遷場，現在天還沒亮，我們只好守着宅子，等到天明，我們再出去加細搜一搜，也不要帶武力刀趕逐他們，只用話點破他們，給他們一兩天限，教他們全數離開魯港，如果不離開，……」

石振英，段鵬年，倪鳳妹一齊問道：「是呀，如果他們不離開呢？或者他們口頭上滿給面子，暗地裏住着不走，還要死鬧不休呢？」倪鳳姑並且說：「他們大遠的來尋仇，他們倒受了傷，栽了跟頭，他們怎肯善離？」彈指翁微微一笑道：「我只求他們當面答應我一個『走』字，只要他們答應了，我就有法子辦。」別的英雄還聽不懂，倪鳳姑更

怕仇人不肯善離，總在這裏窺伺。就請人禦侮，只可一時，天長日久，誰有這長的功夫呢？但是石振英，米元濟却已聽出，華老分明要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

又商量了一陣，把外面護宅巡風的人撤回來，只留下三四個少年，緊守小樓窗口和前後門，別的人就在樓上，內院，外院，分散開休息。轉瞬到了辰牌時分，便都起來，洗漱，進早點，穿長衫，暗帶兵刃，分撥出去。

石振英與陳元照專管查店，出了巷口，急趨招遠客棧，到七號房一看，門鎖房空，寂然無人。折到前屋一間，說是：「七號房的兩個客人，從昨晚起，通夜未歸！」石振英目視陳元照道：「他們真溜了」打着官腔，把店家問了一頓。無奈店家並不知道賣藥郎中的下落，石家叔侄抽身出來，復趨慶合長客棧，慶合長也沒有搜出可疑人物來。忙又向店家探問魯港還有別的鷄毛小店沒有，說是還有兩三家很窮很僻的茅店，那是三文錢住一天的小店，石家叔侄不死心，又找了去。入店換人看視，仍沒有七雄和他的黨羽，也沒有江湖人物。石家叔侄又一轉念，忙把那小孩子唐六找來，教他專在碼頭上，查訪那個賣藥郎中。然後石氏叔侄在魯港大街小巷，亂走起來。

那孟兆和與梁邦翰專找茶館，酒肆，妓館，廟宇。那彈指翁和段鵬年師徒二人，先勘西北樹林，次勘東南，西南民宅破落戶，然後轉奔碼頭。他們每兩個人一撥，倘或遇上仇人，一個跟蹤，一個回去送信。魯港地方並不大，只勘到正午，便把全鎮甸勘盡，都沒有遇見峨嵋七雄，和別的可疑人物。

到午飯此，三路尋仇，人全都回來，交換消息，皆無所得。光陰迅速，轉瞬天黑，喫過晚飯，福元巷談宅內外又戒備起來。但是戒備了一通夜，福元巷前後，連個可疑的人影也沒有發見。倪鳳姑情知不了，忙請教彈指翁道：「這該怎麼辦？」彈指翁不由皺眉道：「像這麼長久耗下去，賊暗我明，我們還能常年常月的跟他久耗麼？」石振英也道：「外來的歹人容易根究，他們脫不過住在小店，古廟，荒宅，倘或當地有他們的黨羽，在尋常民宅一住，白天不露面，黑夜才出頭，可就難搜了。」彈指翁點了點頭道：「我就怕的是這樣。」想了想，忙把搏沙女俠叫到面前，問道：「那天晚上，你用毒砂傷了他們幾個人？」女俠募地面紅，低頭不敢置答。彈指翁眼望石振英間言說道：「紅兒，我不是說你，你只管告訴我。」女俠囁嚅道：「打了他們三個，四個，……」

彈指翁笑了笑，問談維銘道：「二相公，你們這裏共有幾家藥鋪？」談維銘道：「這裏只有三家小藥鋪，藥也不俱全：平常抓藥，得上蕪湖。」彈指翁大喜道：「好！」站起來，便催衆人再到街上細搜，這一回要注意小巷民宅眼生的外鄉人。又單把梁公直的二子梁邦翰叫到一邊，密囑他到蕪湖藥鋪，查問查問。又教石振英叔侄和二弟子段鵬年，速到本地藥鋪去一趟。這老人仔仔細細，重佈置了一回，談大娘方才放心。

於是談宅禦仇諸人白天在魯港碼頭大街小巷上亂搜，夜晚在福元巷宅內宅外嚴守，一連耗了三天，梁邦翰從蕪湖查回藥鋪回來。他父親梁公直也親身來到，而見彈指翁和石振英，同時又率領許多幫手來了。談宅又由秀才報了官面。談宅本是紳士，這一聲張起來，登時聳動地方，家談巷議，風聲斐緊。

那尋仇的峨嵋七雄，可就有些藏伏不住了。他們曉得談宅是個行家，他們一到魯港，便只有三個人住店，其餘七八個人分住在朋友家和廟宇裏。等到當晚鬥敗，料知談宅既有援手，必來勘尋，他們就一齊移住碼頭下坡。白天不敢出門，夜間才遣一兩個人，出來哨探。而且他們受傷的人很多，喬建生，喬建才，巴允泰，全中了毒傷，這還得忙

他的配藥酒傷。康海，快手盧也帶了輕傷，只有唐林，韓蓉夫妻還好，可就深感力
氣難支了。

他們七八個人當夜一齊遷入朋友家裏。這朋友實是同黨，在當地幹着腳行，也算是
峨嵋派的小頭目，名叫朱阿順。和他手下的徒弟也是當地腳行，男女十七八口，只住着
六間房子。這個朱阿順只住着四間房，倒有九口人。把兩個單間勻出來，款待本派領袖
，幸是春天，尚可擠着住。海棠花韓蓉便與朱阿順的妻子同住一間，其餘男子分住堂屋
和單間。那單間是東耳房，臨時搭舖：板牀不敷，就搭地攤，舖草爲牀。却教巴允泰，
喬建生，喬建才，三個受重傷的住在一間屋，在板牀上躺着。徹倖同院也是自己人，一
出一入還算嚴密。

唐林，韓蓉咬牙切齒的恨怒。依着受傷的輕重，先忙着給喬建生，喬建才，巴允泰
三個人治傷。二喬受毒最久最深，此時已經有出氣，沒入氣了。康海撫頭大痛，唐林夫
妻連忙安慰道！「你不要心慌，不要緊，有法子治。」唐林先把二喬搭在牀上，用熱水
把先前敷的藥洗去：然後用銳利的小刀，剝去受毒的死肉。直剝得鮮血迸流，二喬咬啣

一聲，叫出聲來，大家這才放了心。便由海棠花韓蓉給敷上專治毒蕨藜的解藥，是一種油膏，厚厚的敷上一層。跟着照樣給巴允泰剝治，把巴允泰疼得混身打戰。復又驗看康和快手廬的傷，都不甚重，也沒有中毒。唐林取出藥箱來，另找出金劍鐵扇散，給二人敷上。

六間小房頓患人滿，朱阿順先牽夥計繞道上碼頭，自幹自己的營生去了，暗中實替同黨，窺伺談家的舉動。家裏只留下一個男子，一個半大孩子，在門口巷角，不時巡視。峨嵋羣雄窩在小屋中，一聲不響，只注視受傷人的動靜。另由朱阿順的妻子母親買來鯽魚做湯，預備給受傷人服用。過了一個多時辰，該有反應了：但是二喬依然昏迷，巴允泰倒似乎見重，由呻吟變為低喘，由低喘變為出氣吁氣了。韓蓉道：「不好！」叫着丈夫唐林道：「阿哥，你看，怎麼這藥膏尅制不住這毒？華家的五毒砂和我們的毒蕨藜，難道真不一樣麼？」

唐林忙俯視病人，搔頭答道：「華老頭子揚言說：他加減了幾味藥，共用五種毒藥，我都不信。可是的，怎麼這半晌了，傷口的嫩肉不見發白，倒更紫了？莫非他家的五

毒砂真是加了藥味了不成？」與妻子細查二喬一康的神色，越變越不好看。唐林不由心慌，忙提起筆，另開了一個藥方。想了想，又將藥方上的十八味藥，分抄成六味一個藥方，共分三張藥方，打發人分頭前去抓藥。先開的那個藥方竟給撕碎了，投在嘴內，嚼了又嚼，方才吐在地上。

三個人抓藥，一個是朱阿順的大兒子，一個是徒弟，還短一個人。就由朱阿順的妻子前往。唐林，韓蓉，快手盧盧登，白天決不出去，以免被談宅尋來。所有刺探消息，窺察仇踪，有朱阿順和他手下那幾個徒弟夥計足可代勞。只是，他們全是蠢漢流氓，刺探不出甚麼消息來，也等於白費事。朱阿順從碼頭回來，喫過了飯，穿上長衣服，出去溜了一回，倒略有所得。把耳聞目覩之事，一一告訴唐林夫妻；說是由談家門口出來不少的江湖人物，並且也驚動了官面，已經開始搜查雜亂地方了。又道：「這不相干，咱們幫裏的人都守規矩，斷不會洩露底細的，大家只管放心在這裏住。」

唐林兩眼望着韓蓉，皺眉不語。韓蓉道：「你不用着急！抓來藥，準可把他們治好，那時咱們再想法子報仇。」

直過了三個鐘頭，買藥的人陸續回來。三張藥方內短兩三味藥，此地沒處買，要買須上蕪湖去。唐林唉了一聲道：「這可糟！」韓蓉忙問道：「你們把這地方的藥舖都找到了麼？」徒弟答道：「這裏大大小小一共才三家藥舖，我去了兩家，全沒有。藥舖說，要是後天用，他們可以躉去。」韓蓉回顧唐林道：「怎麼樣，後天誤不了麼？」又問徒弟：「她們上那裏躉藥去？」答道：「蕪湖有藥舖。」唐林霍然站起來道：「此去蕪湖，來回不到六七十里，何必等兩天？我們趕快派人，自往蕪湖買去好了。」把朱阿順找來，命他派兩個精幹的徒弟，急奔蕪湖配藥。仍命人再到魯港街上，細細的找一找。

吩咐已畢，再看二喬一康，神氣越發不佳，喬氏弟兄更重，已經昏迷不醒。唐林頓足道：「我們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這麼辦吧，我先給喬家弟兄烙治一下，等藥怕來不及了。」韓蓉皺眉道：「那種治法太惡了。……可是又有甚麼法子呢？阿哥，你就狠心，給他們治吧。只要救活了命，還怕受疼麼？這個姓華的丫頭，我們一定不能輕饒她。」

唐林立刻挽起袖子，命朱阿順家裏人，預備火爐，木炭，藥鍋，和兩把烙鐵。把烙

鐵放入爐火中，燒得通紅。唐林自拿利刃，先將二喬傷戶的爛肉削去。把兩人的頭臉剝得紫血淋漓。配上紫腮赤目，比惡鬼還怕人。放下尖刀，用熬成的藥汁，把傷口洗過。投刀微吁，一指二喬，海棠花韓蓉，快手盧忙過來，先按往喬健生的頭，另教徒弟按住手脚。這些徒弟們看得眼暈，有的兩手抖抖，只微微扶着。唐林道：「不行，快使勁按住了。」即從爐火上，取過燒紅的烙鐵。照傷口一烙，又一轉，烟騰肉焦，赤赤作響。垂斃的喬建生轟地一呻，渾身亂動起來，衆人七手八脚按牢。

唐林把第一柄烙鐵重放入爐中，將第二柄烙鐵取在手中，凡是受毒砂打傷之處都烙了又烙。喬建生咬得牙亂響，雙睛突出，再看傷口，越發高腫。半晌，虎爪唐林說：「行了！」韓蓉忙拿過一種止痛去熱的藥膏，把傷處滿敷上一層。衆人看得毛骨悚然，將喬建生抬過一邊。唐林對大家說：「這毒傷本來還有用紅繩繫傷口，阻截毒血，通的一法，只是他們全傷在頭臉上，不能繫繩。」說罷，又給喬建才烙治。通紅的烙鐵把肉灼得往外流黃油，看的人直出汗，喬建才竟一聲不語。衆人不由害怕道：「壞了，怕救不轉了吧？」唐林皺着眉，用烙鐵尖，直探入傷口，把豆粒大小的原創口，直烙得有桃核

大小，喬建才方才呼出聲來，跟着，抖一抖的渾身打戰。烙完，照樣敷上止痛的藥膏。唐林道：「你們不要慌，還有救。」把喬建才也抬到一邊，第三個又給峨嵋二雄巴允泰療毒：

巴允泰是頭頂上負傷，有四處被毒砂打中，流血中毒的有三處，擦破肉皮，幸沒見血的有一處。他逃走時，曾用帶子繫住頭皮，他又受傷較後，功夫比別人精強，直到此刻，毒雖發作，人未昏迷，只不住的翻騰，一連嘔吐了好幾次，把內服的消毒散全吐出來了。快手盧等把他抬上床來，衆人圍着，巴允泰強睜雙睛，慘笑了一聲，似欲發話，已沒有氣力，好像眼睛也甚迷糊。唐林俯下腰，大聲說道：「二哥，你這時覺得心慌口渴不？」巴允泰點了點頭。唐林招呼衆人，教他們一齊下手，將巴允泰的兩手兩腳綁在牀上。巴允泰意欲掙扎，唐林忙道：「二哥，我這就給你烙毒治傷了，您要忍受點，千萬不要喊叫。」

重將兩柄烙鐵燒在火爐上，藥汁油膏也都備好。唐林雖已將巴允泰綁住，仍不放心，命衆人上前，仍按住巴允泰的手腳。命自己妻子先用一種油膏，把巴允泰的傷處塗了

一次，這是止疼藥。自己這才喝了一盃水，復將小刀磨了磨，照着巴允泰半禿的頭上，圍着傷口，用刀剗將起來。巴允泰本未昏迷，只疼得狂喊一聲，往起一竄。幾乎連人帶牀，一齊翻轉。唐林急忙一提刀，退在一邊，怒喝衆人道：「囑咐你們，怎的這麼廢物！」又喝他的妻子道：「快拿塊布來。給巴二哥堵上嘴。：有蕨核桃沒有？有那個更好。」快手盧忙應道：「我有蕨核桃。」這是一種堵嘴之物，快手盧找出來，要堵巴允泰的嘴。巴允泰雙睛怒睜。把頭右左亂閃，只不肯教堵嘴。唐林大怒，把刀叭的一聲，插在桌子上，過來一推快手盧，按住了巴允泰的頭，使個手法，只一捏腮，巴允泰張嘴大叫：「別堵我！」唐林的手十分的快，早將蕨核桃放在巴允泰口內。巴允泰滿面怒容，亂閃亂扭，唐林韓蓉連忙說道：「二哥別怕，我們給你治傷。」

唐林這才喝道：「快按住了！」韓蓉舒雙腕，按住巴允泰的肩頭，唐林急急的按住巴允泰的頭腳，運刀如風，將他的傷口一一剗治。雖有油膏止痛，可是毒入很重，刀剗甚深，把個巴允泰疼得臉黃身抖，汗出如漿，啊々的張嘴，喊不出聲來。旁邊幫忙的人個個都歪着頭不敢看，就是唐林韓蓉也緊咬着牙，臉上神情也很慘厲。

然後用濕棉拭去毒血，唐林咬着牙，復用通紅的烙鐵，來烙巴允泰，傷口。照樣皮綻肉焦，巴允泰轟然喉頭忽嚕一聲，竟疼死過去了。韓蓉忙叫道：「不好，快用水噴！」唐林說道：「別噴水！」急急一伸手，把巴允泰的腮捏開，將口中麻核桃拿出來。呼吸一暢，人雖昏死，不至絕氣。唐林又拿火烙鐵，不管不顧，急急烙治起來。

這一次比治二喬，手法更要加快，一盃茶時烙完。唐林長嘆一聲道：「我說蓉妹，你給二哥上藥吧。」自己將烙鐵一丟，坐在椅子上，喘氣，拭汗，落淚，衆人不由齊聲切齒，痛罵這使五毒神砂的搏沙女俠。

海棠花韓蓉捲起袖子來，給巴允泰細細的敷好了藥，也抬過一邊。還有康海和快手盧盧登，也都受傷，經唐林驗明無毒，由韓蓉找出藥來，一一給敷治完畢。直過了一個時辰，巴允泰和二喬方才能够呻吟了，旋又不住聲的呼疼，更不時嘔吐。唐林百般想法急救，連試了幾種解毒藥方，三個人僅能保住性命，餘毒依然不解。峨嵋羣雄個個焦灼無策，只有焦盼買藥的快來。派去燕買藥的人脚程本來很快，路又不甚遠，預計當天可以回來，但竟等了一天一夜，兩個人全沒有回來。唐林，韓蓉，快手盧，康海等俱都驚

疑不定。打算僱小橋，把受傷的人乘半夜一逕奔往蕪湖就治，不想朱阿順和巡風的幫友，又悄悄回來報信，勸唐林等千萬慎重。說是外面風聲很緊，就要走，也得白天僱橋，夜間走，太惹人動疑了。

像熟鍋螞蟻似的，峨嵋羣雄直挨到第二天晚上，派去買藥的人方才驚驚慌慌，奔了回來。韓蓉搶着問道：「怎麼才回來？莫非藥還是不全，還是出岔了？」買藥的兩人先把藥交給唐林，道：「藥都買全了。」拭了拭頭上的汗，說道：「唐師叔，韓師姑，咱們快想法子，離開魯港吧！俺們的行影恐怕已經破露。我們兩個人可是教人綴上了，好容易才甩開。……」

衆人一聽大驚道：「教甚麼人綴上的？是在半路上，還是在蕪湖？」二人答道：「我們一出魯港，就打頭碰險，遇上一個小子，也不知是不是談家的人，賊眉鼠眼，直琢磨我們，一個小子又走過來，要搭訕話。我們就動了疑，跟他繞圈子。直轉到晚間，我們才出了魯港。及至趕到蕪湖，已過三更，又遇上夜行人，我們不敢大意，只得又躲起來，溜到本幫弟兄的家裏，胡亂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們一去買藥，……」唐林怒

哼了一聲道：「你們當天夜裏，沒有砸藥店的門？」二人面含愧色，低頭無語。韓蓉道：「你們快說吧，以後怎樣呢？」二人道：「以後可就麻煩了。咱們開的那藥方，內中有好幾味藥，憑蕪湖那大地方，竟會買不着；藥店裏的夥計也神頭鬼臉，直琢磨我們。我們就又犯了疑，不敢冒昧了。幸虧咱們在那里，很有本幫的弟兄，我們就轉託他們，方才照方配出來。我們打聽藥缺的緣故，說是教一位大財主，把幾味藥都收買去了。我們自然不信，我們很費了一回事，才探出這位大財主是開寶豐糧棧姓梁的親戚，說是姓甚麼歐陽。後來一根究，才曉得這裏頭有詭。……」

衆人道：「這裏頭有甚麼詭？」

買藥的人方要回答，唐林霍然大怒道：「好歹毒的傢伙！我就不信，姓梁的在這地方，竟會有這大的勢力！」對海棠花韓蓉道：「你們還不明白麼？他們明明知道俺們的人受了五毒神砂的毒，必須這幾味藥，他們就拿出錢來，似這幾味藥全買絕了，好教俺們的人不治而死。不過鬼羔子們勢力雖大，功夫很短，蕪湖是個大地方，他們還沒有把藥買絕就走了。好你個飛刀談家，我們老唐家倒要鬥鬥你們！……」

康然從牀上一翻身坐起來，罵道：「這就叫強龍不壓地頭蛇，他們在這裏是本鄉本土，處處佔便宜。咱們是外鄉人，處處要喫虧。你看一塵賊道，功夫儘管好，我們跟他狹路相逢，到底把他治死了。要治這姓談的，可就費事了！但是此仇不報，至死不甘，咱們跟他走着看！」

唐林把桌子一拍，怒氣沖天道：「對！此仇不報，我至死不離開魯港！」立命康海，快手盧，襄劍守護中毒的人。立命妻子預備抵禦五毒砂的傢伙，是幾對氈盾，便要與妻子韓蓉，弄此半夜，重襲談宅。朱阿順和快手盧一齊勸阻道：「師叔還要小心！」康海切齒道：「拚吧！我跟師叔師姑一同走。」忽聞一聲冷笑，側身一看，那海棠花韓蓉一臉的忿激，却端坐不肯動，很有不欲前往之意。唐林站起來，湊過去道：「你一聲不語，你到底走去不去？」韓蓉冷冷的說道：「我不去！」唐林道：「你爲甚麼不去？」韓蓉道：「我不爲甚麼！」面向衆人道：「還像那一次，教我一個人頂缸，你們全躲了麼？」

夫妻兩吵起嘴來，一聲大，一聲小，一個要去，一個不去，要去的恨不得立刻撲奔

談宅，再不管江湖的門面，放把火，先機害談家一下子。不要去的却是想給巴允泰和二番，先治好了傷，再搬救兵；索性十幾年的仇都忍了，何在乎今夜？夫妻兩個人越吵越厲害，康盧朱等人急忙勸解道：「咱們從長計議，師叔，師姑先別急。」

那買藥的人又插話道：「你二位老人家先別吵，我們的話還沒有稟報完呢。我們在蕪湖多加小心，徼倖沒有出錯。買到了藥，臨回來，一路上也似乎沒人跟綴我們。誰想我們翻回魯港，在大道口上，竟又有倆個線上的人物在那里卡着。也許是我們多心，我們就不敢冒然進碼頭，怕把密買露了。我們繞回去，打算走小道，這個個點子竟跟了過來。我們趕緊藏起來，直耗到天黑。……」

正往下說，那院內房上巡風的兩個人忽然發出警報，輕輕投下兩塊石子來，直落到窗根之下。朱阿順喫了一驚，急忙開門出去，才登階仰面要問。兩個巡風的人竟有一個，溜下房脊，如飛奔上台階道：「朱師父，隔巷街上有兩個夜行人物，好像奔向咱們這裏來了！」

朱阿順「呀」了一聲，道：「真的麼？」一轉腰，把腿上的匕首拔了出來。站在房

上的那一個巡風的人還在張皇四顧，忽失聲直指牆外道：「不好！正是繞奔這邊來了。……嚇，北面還有一個。……全竄上房頂了。」

屋裏面「撲」的一聲，快手盧把燈吹滅。虎爪唐林厲聲叫道：「不要慌！喂，點子共來了幾個？朱當家的快進來。」

這時候，正在三更以後，春寒猶存，新月如鉤。從房頂上探頭下瞭，依然辨得出人影。在隔巷東面出現兩人，北面出現一人，遙聞鼓掌之聲。朱阿順跳到院隅，登梯上房，窺聽得明明白白。不禁張皇失措，忙又躍下短梯，奔向小屋。腳登門限，忽一轉身，急急的一揮手，低聲將房上的巡風人叫下來，命他馳入己室，告知家人。自己又急急的奔到小東屋門口，叫道：「唐師叔，外頭尋仇的人真找來了。……」

屋中人早已聞聲。海棠花韓蓉跳起來，够奔上房，摘取牆上掛的鐵蒺藜皮囊，和牠的折鐵柳葉刀。康海不顧傷痛，霍地從床頭坐起來，罵道：「好東西，真尋來了，這可得跟他幹了！」快手盧說道：「大家快預備！」一探身，首將燈火吹滅。屋中人擠得很滿，磕頭碰臉，登時騷亂起來。却幸他們全都穿着短衣，兵刃也都放在手頭，隨時可以

出門。獨有二喬一康，和死人一樣，橫陳牀上，不能動轉，氣息十分微弱。忙亂中，大家一齊攔目光，摸兵刃，但一觸到牀上這三個中傷的人，未免心中慌亂。虎爪唐林端坐不動，急攔阻快手盧登道：「不要吹燈示弱……」話喊遲了，燈已吹滅。唐林又喝道：「全不要動，快快快，各安舊位，把燈再點起來！」

短擎乍滅，人人眼昏，雖有紙窗映月，剎那頃還是不能見物。快手盧把火摺拿出來亂晃，屋內一人道：「到底來了幾個？」又一人道：「咱們迎出去，還是躲起來？」另一人道：「受傷的怎麼辦？」虎爪唐林直候到燈火重明，方才站起來，面現不悅之色，一字一頓的說道：「你們把他們受傷的三位先抬到地上，且看來人的來意，再作道理，不可輕舉妄動，最要緊的全把暗器預備好了。……」

上房中，海棠花韓蓉佩好兵刃，命朱阿順的母妻躺下別動，自己提刀重奔小屋，輕俏的身段，立在唐林身旁，一扶肩頭道：「怎麼樣？這些孩子都掛彩了，就勝你我兩個大人，可怎麼答對人家？」唐林道：「那有甚麼！文來文擋，武來武擋！一不慌不忙，向人揮手道：『你們聽我的招呼，先不要出來。喂，蓉妹，跟我來迎敵。康賢侄，盧賢

侄，和雷章二位，就在這裏守護受傷的人，我不叫，不要動，我喊風緊，你們赶快攆人走……蓉妹，走吧，咱們看事作事。」說罷，提起兵刃，將一對氈盾分遞給韓蓉一個，自己拿着一個。剛才他們兩口兒還在吵嘴，現在肩挨肩的緊靠着，奔出來應敵，究竟伉儷情深，夫妻二人闖出，離了小屋。

這小院的宅主，本幫的小頭目朱阿順，說不出的肚裏叫苦，截住唐林，向他要注意，連說：「這可怎麼好？師叔，師姑千萬別走，給我擔一下。我不是怕事，出了岔，我真閃不開。」唐林怒哼一聲，一語不答，只一擺手，命朱阿順帶着巡風的徒弟，退藏到上房，各備暗器，聽候招呼。單留下一個人，站在院中聽風。然後夫妻兩仰面向天空一望，繞院牆一巡，彼此一招呼，各搶行數步，一東一北，嗖的竄上房頂。

警報不假，由打東面和北面來了三個人，忽現忽隱，忽高忽低，遠遠的繞過來。將次挨近朱阿順的住處，突然止步，復又盪開去，不住的來回哨探，相隔總在十丈以外。

——這三個人影竟是江湖上的老手，十分的精細。

虎爪唐林藏在北房脊後，已猜知對頭乃是先來探道。暗向韓蓉打了一個招呼，夫婦

二人四目灼灼，只逐着兩邊人影，來回繞轉。人影奔東，他夫妻兩便踏房脊，繞到東邊看。忽然三條人影齊投到西南角，似已會在一處，却藏在黑影裏，有牆隔擋，不知他們作甚麼。海棠花韓蓉等得狄咕起來，忙旋身往後面看，同時虎爪唐林也旋身往後看了一眼，後面並沒有甚麼動靜。

房主朱阿順驚疑不定，在屋中伏了一會，再坐不住，提着一把刀，帶着一囊飛蝗石子，把小辮繞在脖頸上，很勇敢的出了屋門。直走到院心，低問院中巡風的人道：「到底怎麼樣了？」院中人道：「唐師叔和韓帥姑上去這半天了。只見他二位爬着房脊，東張西望，一聲也沒有言語。」朱阿順道：「莫非來的不是仇人？」往前湊了數步，仰面向唐林叩問：「唐師叔，到底怎麼樣了？還沒過來麼？」唐林正往西南角凝視，聞聲回頭道：「三個點子只打圈繞，現在還沒有過來。」朱阿順道：「也許不是找咱們的吧？」唐林道：「怎會不是，他們這是採道。朱當家的，趁這工夫，你就預備人吧。把康盧二位也請出來，索性多帶暗器，在房頂上防備，不過得先將受傷的人藏在妥當的地方。說話時，忙又向四面尋望。朱阿順急急伏言，把人喚出來，登梯上房。」

又過了半晌，還不見動靜。驀然間，海棠花韓蓉那邊一回身，衝着唐林連連揚手，唐林急忙履着牆，湊了過去。順着海棠花的手一看，東南面又出現了一個人影，相隔極遠，月影下，只見這人如飛奔來，身法很快，奔臨切近，忽聞曲巷連發三次掌聲，那人忽然止步。忽從暗隅又鑽出一人，兩人抵面對語起來。海棠花韓蓉附耳問道：「這是誰？可是先來的那幾個？還是又來了生人了？」虎爪唐林手打涼篷，仔細窺看，這兩個人相伴鑽入曲巷黑影裏去了。過了半晌，乃然沒有動靜，也不找尋過來，唐林雖然沉着，也不禁急得心頭冒火。這簡直好比刀頭之下，待屠之囚一樣，滋味太難挨了。

回頭看了看院內，自己這邊弓上弦，刀出鞘，也有十多個人，分別戒備得很嚴。唐林暗自點頭，自己這邊受傷的人多，斷不宜示弱，應該開門迎了出去。但又猜不準人家的來意，恐怕中了調虎離山計。忙催囑妻子海棠花韓蓉，教她仍舊伏在房脊後瞭望。自己騰身竄下平地，料過康海，虛登，朱回順，忙忙商量了數語。立即派出三四個人，潛藏兵力，悄悄街門，按照唐林指示的地點，分道尋了過去。切實囑道：「如果來的確是仇人，就和機偷看他們共有幾個人，究竟作何舉動，是否能認得咱們的住處。你們千萬

不要魯莽，不可跟他們見面，也不要動手，總以回來報信爲妙。」三人問道：「萬一我們和他們對了相，過了話呢？該怎麼答對？」唐林道：「那個，你們就自承是抓藥的過路人，：不好，你們不要提抓藥二字，只說過路人好了。萬一他們動了疑，竟跟綴你們，你們可以分作兩起，把他們誘開。破着一通夜不睡，把他們直誘到蕪湖去更好。」

三個人一一領諾，立刻披起長衫，提了燈籠，溜小巷黑道，往外面走去。虎爪唐林替他們三人關了街門，繞院子裏看了一遍，仍要竄上房去。就在這時，海棠花韓蓉突然大喊：「快快上，點子到了？」用手一指東西兩面，衆人駭然。

虎爪唐林應聲急竄到高處，往東西兩面尋看，不見人影，却聽得刷的一聲，又刷的一聲。側臉對韓蓉道：「剛才咱們派出三個人去，你不要把他們看錯了。」韓蓉着急道：「我知道，我們的人是穿長衫，打燈籠，這幾個人是穿夜行衣的。呀，他們已經來到跟前了。我相信他們就在這陋巷牆底下，你快掏暗器吧。」

虎爪唐林兀自不敢深信。飛月談五家從前是鏢行，目下是紳士，他派人暗綴仇人則可，難道他真敢暗遣刺客，找到本地朱阿順家，前來仇殺不成？一轉念間，仍俯首往下

忽從東巷暗隅，「拍拍拍」發出三聲擊掌，又嗖的一聲，一條人影從平地竄上鄰垣。韓蓉忙探身抖手，發出一石子，唐林忙道：「且慢！那人影往這邊瞧了一眼，早一栽身，微挾輕笑，又跳回暗隅去了。緊跟着鄰巷有一人失聲驚喊，同時一個蒼老而宏亮的聲音在隔巷呼叫道：「不要動手，我們以禮求見！」登時在西面，起了一陣衝突奔馳之聲。

海棠花韓蓉喫驚道：「不好！臨到這時候，你們又打發人出去，你們失算了。咱們快迎出去吧！」虎爪唐林，快手盧，康海，朱阿順等，此時都上了房，顧不得和韓蓉答話，個個睜大眼往下看。四鄰房上已不再見人影，可是北面一道小巷，直通朱阿順家後門，此時忽見高矮兩條人影，打着一隻燈籠，如飛的奔來。將近朱家後門，二人止步。唐林等急急回顧後門，朱阿順道：「這大概是咱們自己的人，剛才出去的。」唐林，快手盧，康海一聲冷笑道：「朱當家的會猜！喂，打！」各將暗器掏出來，海棠花韓蓉早一聲不響，從房上後如飛竄奔後門，往下一探頭，照準燈籠，右手一揚，刷的一下。下面兩個人嗖嗖的往旁一閃，往後一退，那隻燈籠竟順手掛在朱家門口了。

唐林，快手虛，康海竟不管朱阿順的顧忌，三個人一齊發出暗器，照下面打去。下面打燈籠的兩個人影，乃是兩個生臉的夜行者。

兩個夜行者遠退到暗器打不着的地方，昂然並肩站住，厲聲叫道。「峨嵋派的朋友請了！我們不是尋仇打架來的，我們乃是奉山陽醫隱彈指翁之命，按照江湖道，前來傳信求見，替你們了事來的，你們就這樣看待好朋友麼？一言不發，便拿暗器傷人麼？朋友，我們也有暗器，不過我們不肯先發罷了。」說到「不肯先發」四字，那高身量的人忽一彎腰，嗖的一聲，一道寒風，破空射出，同時叫道：「還禮，留神接着！海棠花韓蓉急往下一埋頭，一枝弩箭從頭頂上穿過去：「吧達」，落在院心。

這一箭雖險，並不可怕，可是彈指翁三字却吓得峨嵋羣雄微微一震。

唐林忙向衆人揮手叫道：「住手！伏腰竄過去，先將妻子海棠花韓蓉扯了一把。同時下面那個矮身量的夜行者，也低聲攔阻同伴道：「不要動手，咱先把話交待出去。」立即仰面叫道：「朋友！……正要交待話，虎爪唐林已經探身現出頭面來，低聲發語道：「喂，你們是幹甚麼的？黑更半夜的敲門，你們到底要找誰？你們到底是誰？」

來人則然抱拳說道：「朋友請了，我們是彈指翁派來的，要見你們峨嵋派二當家巴舵主。巴舵主是傷重不能會面，我們求見姓康的和姓唐的朋友。」

虎爪唐林又暗喫了一驚，點子竟曉得自己的姓氏。忙答道：「你們找錯了，這裏姓朱，沒有甚麼峨嵋姓巴的。」口頭答對，二目凝神，燈影搖曳中，細打量這兩人；一個胖矮，一個瘦挺，都似乎海下無鬚，正在壯年。那胖矮人影哈哈一笑，仰臉揮手道：「朋友，我們沒有找錯了門。我們找的是脚行頭朱阿順家，他家裏在房上埋伏着許多人，屋裏還睡着好幾位帶傷的尋宿朋友，彼此都是線上的朋友，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是來了事的，絕不是來挑事的。我們奉了彈指翁之命，前來投帖，彈指翁他老人家隨後就到了。像這樣隔着房，一上一下的叙家常，盤問底細，如果驚動了四鄰，也很不便。」遂一指前門，又一指後背道：「請你們費心，把那邊正門開了吧，進去說話最好。你請看，彈指翁已經到了，我們帖還沒有遞上去，我們不好交待。」

房上羣雄忙又往四面尋看，半個黑影也不見，並且連一點響聲也沒有。彈指翁的威名在川陝如雷貫耳，西川峨嵋派在素日固已深知，但是他怎會跑到這裏來管閒事呢？海

棠花韓蓉溜到唐林身旁，暗扯一把，只說道：「這是假牌！」盧登也湊過來，低聲說道：「師叔，你不是認識彈指翁麼？這兩個人是誰？可是他的門下？」唐林搖頭低答道：「只見過他一面，這兩人却不曉得。」說着，已經盤算好了答話。先哦的一聲，抱拳道：「原來是線上的朋友。你們找的是峨嵋姓巴的幾位，不是找我們姓朱的？」那人道：「這話很對，我們奉命來請見巴師父，朱阿頓朱頭如果賞臉，我們自然也願見見居停主人的。」

唐林微笑道：「你們二位來的不巧，朱頭沒在家，姓巴的，姓康的此時也沒有功夫見客。朋友請回，請你上覆你們的瓢把子：」這三個字就有點侮辱，他却急忙收轉說：「恕我無禮，我不知二位的萬兒，也不明白你們彼此有什麼事，更不知二位跟彈指翁怎麼稱呼。總之，請二位上覆高賢，彈指翁乃是前輩英雄，姓巴的姓康的就是有功夫，也不敢勞動前輩英雄屈駕先施，我替他擋駕吧。借重二位尊口，代爲道歉。彈指翁要是重要的話垂示，那麼賞個日限，定個地點，回頭我教姓巴的姓康的照時前去領教。我本是局外人，我也不問二位的萬兒了。」說罷又一舉手，做出一種「話到此爲止的樣子。」

來人中的那個高個兒似乎拂然了，厲聲道：「朋友，咱們道上的人可不要不識相。見也得見，不見也得見，彈指翁本人到了，我看你們怎麼擋駕！」手一撮口唇，剛剛的響了一聲，被身旁那人一把扯住了，急急的說道：「朋友，明人不作暗事，彈指翁特爲你們峨嵋派和飛刀談家排難解紛來的。可是他老人家既然大遠的來了，絕不會就憑你們幾句話回去，莫說他老人家，就是我們兩人，也沒法子拗脖頸，反回去。你們不要錯會了意，彈指翁是前輩成名的英雄，一盃水定要往平處端，斷不會教你們那一方面下不去。江湖上一刀一槍的交情，時時都有，可是臨到末了，總有一完。不過完的情形不同，有善罷，有惡休罷了。彈指翁既然出頭，朋友，這是一個作面子的事。房上地下的講話，這太不像樣子，也顯着看不起人，還是請你開門吧。」彈指翁老英雄本想白天來，省得你們多疑。他老人家又想，你們乃是夜裏的事，還是夜裏了的好，一到白天，諸多不便。朋友，你千萬不要錯會了意，你或者就是朱頭兒罷？你是本鄉本土的人，你更要往開處想一想，你作不了主，請你下去合計合計，我們這裏立等回話。」

唐林，盧登，康海，韓蓉，以及朱阿順等，伏在房脊後，彼此面面相覷。有那不知

彈指翁老英雄的來歷的，還在崛起。唐氏夫妻和康盧二人却深知彈指翁華老英雄的厲害。現在是「立刻動手好呢？開門面談好呢？」反正開了門，彈指翁一到場，必定是給和解。一和解，這口氣可怎麼嚥下去？……正在躊躇，不想來人那一聲口哨，已然驚動了四面的埋伏：圍着朱阿順的住家左右兩側，忽然現出人影來：一個，兩個，只登鄰舍一探身現形，便又伏下身去。前門小弄裏，突傳出重重一聲痰嗽，跟着「吧吧吧」，門扇上響起了三聲叩門之聲。還不見人影出現，兩扇大門竟吱吱的做開了半扇。

房上潛伏的人急將暗器，照門口打去。虎爪唐林忙命康盧二人監視後門；他自己偕妻韓蓉，伏腰蛇行，急急的狂奔前院。前面房頂上的人疑鬼疑神，一聲不響，依舊往小巷黑影裏，亂發暗器。唐林由北房剛跳到東房頂上，向院內一瞥，大怒道：「你們還瞎打甚麼？還不給我住手，人都進來了！……喂，朋友，才來麼？失迎失迎！」

第九章 彈指翁尋賊贈藥

原來，就當這後門發話，前院叩門之時，峨嵋羣雄竟中了人家聲東擊西之計；不曉得甚麼時候，人家已經混進院來了。而且，還不知進來了多少人。這功夫，但見一個穿

長的衫人，正從南倒座小柴棚前面走過，不慌，不怕，斜趨北上，似要搶奔正房。

虎爪唐林眼快手快，只一瞥，便已看明院中有了生人；急急的遞過話去，道：「哈，尊駕賞臉光臨，何必費這大事？請留步，待我下來恭迎大駕。」向韓蓉低囑兩句話，嗖的一個箭步，從房頂上直跳下平地來。脚才着地，急忙抽刀橫身，把東小屋（巴允泰和二喬養傷的所在）當先扼住；凝二目，辨視來人。那房上，海棠花韓蓉忙掏暗器，由屋頂扼屋門，吱吱的連打胡哨，叫道：「併肩子，飛刀談家的相好的來了，進院子來了。」房上房下騷然大亂。

那長衫客一翻身，忽縱聲大笑，面向唐林道：「尊駕休要見笑，我這不速客來得太冒昧了！兄台的眼神竟這麼精明；真是光棍眼，賽夾剪。但是愚下不過是剛到，我那小徒他可是早來了。」一側身叫道：「喂，鵬年，出來吧！主人已經下來迎接我們，我們却之不恭，快來拜見吧。」立刻從小柴棚中，嗖的鑽出一個人來；如一縷輕烟，撲到院心：穿一身短打，揸兩柄短劍，正是和巴允泰在江邊對手打仗的那個武當派彈指翁二弟子段鵬年。段鵬年急趨而至，到長衫老叟身旁一立；一語不發，替老人防護着房上下的

敵人。這長衫老叟自然是彈指翁風樓主人華雨蒼了。敵人紛紛奔竄，朱阿順尤其驚慌。

彈指翁五短的身材，拖着長袍，昂然走到院心月光下。海棠花韓蓉又怒又恐，不禁大叫道：「好你彈指翁，我們峨嵋派跟你素無冤仇，你怎麼竟欺到我們屋門口來了？併肩子，快往這邊攢啊！」虎爪唐林急仰面喊道：「少要胡言，這是老前輩！」收刀側目道：「尊駕莫非真是山陽醫隱彈指翁華老前輩麼？」彈指翁微笑道：「不敢，正是。仁兄貴姓？」唐林不答，搶着問道：「果然是華老前輩！老前輩不遠千里，深夜光臨，不知有何指教？老前輩要知道：」一指院中道：「此地乃是朱阿順大哥的尊寓。」彈指翁不等他說完，就一指唐韓二人的皮囊和皮手掌，說道：「原來這裏還有唐大嫂的門下，這可都不是外人。」雙手一舉，對房上房下環揖道：「諸位請了，恕我眼拙，不認得諸位英雄。諸位請看，我愚下來得固然冒昧，可是抱着一片慕名訪友，納交解怨的心來的，我兩手空空，絕無他意。我這小徒雖帶兵力，只爲防身。斷非示武。諸位可否暫借一席之地，賜談數語麼？那一位是巴允泰巴師父？那一位姓唐？那一位是康允祥康老英雄的賢郎？我愚下有一兩句話，願意和這三位而談。我決不是強迫，可則可，否則否，我決

不敢強做解人，硬來出頭。」

峨嵋羣雄俱都聽見彈指翁的談吐，紛紛跳下房來，走到一處，齊去唐林的舉動，聽他的招呼。唐林却疑畏未敢立即發言。康海忍耐不住，裏傷投刃，搶到前面，長揖大叫道：「華老英雄，在下就姓康。你老人家竟能找到這個地方來，不用說定是飛刀談家煩出你老來的了。我們康談二家有十多年的梁子，你老既是武林前輩，想必也早有耳聞。我們兩家仇深似海，有死沒活，決不是片言可解的。你老的盛情可感，我先謝謝，無奈你老的來意，晚生恕難從命。老前輩，一個人如果有父母不共戴天之仇，按我們武林道的規矩他是該報仇，不該報仇呢？武林俠客許他報仇不許呢？」

彈指翁華老英雄雙目灼灼閃光道：「你就是康允祥的賢郎，你說的話倒也有理。可是我的來意，我還沒有說明，你何必妄加疑猜？你知道我是來做甚麼的？少年，你不要把人看輕了，你以我倚老賣老，遇事強來出頭麼？哦，我們有話到屋裏談，憑我老頭子，你們諸位不會疑心我有甚麼詭計，來暗算你們吧？」說着，邁步直向唐林左邊走來，雙手抱拳，滿面笑容道：「足下貴姓？愚下來得唐突，無怪諸位多疑：話不說不明，我

們都到屋裏談。」

虎爪唐林把牙一咬道：「且慢，華老英雄，不是我後生小子敢妄疑前輩，可是你們外邊明明埋伏着人。……」彈指翁道：「你們不放心他們麼？我可以把他們都叫出來。老實告訴你，除了我師徒，外面只有三個人，不過是給我送帖引道的罷了。我把他們叫在一處，你招呼你們人不要亂發暗器。」遂命段鵬年出去招呼。段鵬年向衆人道：「恕我無禮。」一竄登高，向後門打了一個招呼，然後展「行功一字蛇行術」，嗖嗖的竄出前門，也打了一個招呼。登時前後門外，四個人一齊住後撒退下去。但是峨嵋羣雄仍不放心，仍然據登在高處，監視着四面。段鵬年毫不介意，仍然竄回院內，緊跟在彈指翁的背後。

彈指翁華雨蒼這才邁步前行。虎爪唐林叫着妻子海棠花韓蓉，和康海相陪待後，其餘的人留在院心。彈指翁將到北房，忽又折奔東小屋。虎爪唐林急忙攔阻道：「華老前輩請往北屋裏坐吧。」

彈指翁笑道：「北房是朱兄的家眷住着，不大方便，還是東屋好。」唐林不願昭示

敗相，忙橫身遮門道：「請止步，這東屋裏有病人。」華雨蒼輕輕的一拍唐林的肩膀，唐林急往旁一躲。彈指翁笑道：「實不相瞞，我就是專爲這幾位病人來的，你不要多疑。來吧，足下請前行引路。」

小東屋很逼窄，華雨蒼放心大胆往屋內走。唐林，康海，韓蓉一看攔不住，連忙說道：「好好好，我們在前引路。」三個人紛紛擠到小東屋。把病榻遮住。華雨蒼微微一笑，順手把屋中油燈挑亮了，就勢往椅子上坐，捫着灰鬚，環視衆人。唐韓康三人在屋內陪着，一齊側目注視彈指翁一人，屋外也有人立在門口端詳他。燈光影裏，才看出這大名鼎鼎的彈指神通華雨蒼，是這麼身材瘦小。形容枯槁，穿一身灰布衣，灰布棉袍，越顯得黃焦焦面無血色，却是目眶甚深，眉毛短濃，二目閃閃，發出碧光，截然與衆不同。

彈指翁華雨蒼也把衆人逐個端詳了一遍，然後逐個詢問姓名。虎爪唐林遲疑不肯吐露真名，他妻子海棠花韓蓉也是這個意思，暗暗一扯唐林的後襟。唐林抱拳道：「老前輩，我們都是些後生小子，無名之輩，我們的姓名不足掛齒。老前輩有話，只管吩咐，

我們大家洗耳恭聽。」彈指翁道：「你當我真不知道你們幾位麼？諸位大名如雷貫耳，我雖伏處陝邊，却也有個耳聞。唐兄，四川的唐大嫂是你甚麼人？你要知道我這不速之客，既然登門來訪，若是一點底細不曉得，我也不敢貿然前來啊。」說罷大笑，隨一指康海道：「這一位我知道姓康，自然是峨嵋七雄頭一位康允祥康老英雄的賢郎，剛才已承他不棄，告訴我了。這一位女英雄……」轉指海棠花韓蓉道：「善使柳葉刀，身佩鐵蒺藜皮囊，大概也是唐家門中的後人，請問尊姓？和唐大嫂怎麼稱呼？」這一猜却沒猜着，他自然不曉得韓蓉乃是唐林之妻，峨嵋七雄第三人韓佑之女。又望着門前側立的快手盧盧登道：「惟有這一位，恕我在下眼拙，還不認的。唐兄，煩你給引見引見，我愚下姓華名雨蒼，字風樓，有個諱名，他們叫我做彈指神通，山陽醫隱：五十歲以後，他們又把我叫做彈指翁。這個綽號，我愚下實不敢當；究其實，呼牛喚馬，隨大家的便好了。」說罷，向唐林舉手；意思之間，認定唐林就是在場峨嵋派的領袖。

唐林夫妻依然猶豫道：「你老既然知道，更不用我們說了；我們和四川唐大娘乃是遠族。老前輩，我們也冒問一聲，這魯港的飛刀談五家，有一個寡婦兒媳，母家姓倪，

他和老前輩是怎麼一個稱呼？昨天夜間，用五毒砂傷人的那位女英雄，是你老甚麼人？——又一指指雙劍，在旁侍立的段鵬年道：「這位貴姓？也請老前輩不見外，從實垂示，以便修敬。」段鵬年朗然道：「我在下姓段，名叫鵬年，這是我的恩師。昨日那個女子，實不相瞞，和……」彈指翁忙接過來道：「那女子和談家自然是親舊；若不是親戚故舊，一個女孩子家，決不會和諸位動手了。」

唐林微笑道：「我看她自然也是華老前輩的門下了。她的五毒神砂打得很有功夫，這暗器外門沒有，乃是老前輩獨門秘製的。……」彈指翁不答，兩眼尋視病床。病牀上的巴允泰，喬建生，喬建材，已然恢復知覺，傷口處疼得十分厲害。已知有人找來，三個人用牙咬住被頭，用手抓住被褥，都強忍着，不肯呻吟出聲來。可是五內如焚，渾身抖戰，當不得竹床微微發出吱吱的聲音。唐林，康海見彈指翁的眼神直射到自己身後，急側身遮住燈光，說話打岔，一疊聲的追問彈指翁：「那個女子到底是誰？」又催詢彈指翁的來意，更側耳傾聽外面的動靜。康海心中更是懸慮，燥怒，突然說道：「老前輩，有何見教，請快說罷。須知這裏不是我們的家；乃是朋友的住家；我們臨時借寓的，

夜深了諸多不便。」

氣粗話硬，唐林忙瞪他一眼，搖頭示意；對面侍立的段鴨年果然抗聲說道：「康朋友，你這是對誰說話！……」只說得這半句，彈指翁面色一沉，枯黃的臉忽然浮出淺笑道：「康兄請不要忙，你們要問我的來意麼？」伸手一指桌上剛從蕪湖買來的藥包，道：「我愚下就是爲這這個來的。」

唐林，康海，韓蓉，互相顧盼道：「這話怎講？」彈指翁換了一種口氣，慨然說道：「諸位兄台，要問此話怎講麼？剪斷直說，我是爲送藥救人來的。……諸位，要知道我華風樓並不是飛刀談五家邀來助拳的，也不是邀來給你們陪禮的。我愚下實因訪友，路過魯港；偶從朋友口中，聽說你們峨嵋派羣雄和飛刀談五家的後人，起了爭執。我有心出頭給你們和解，可惜一步來遲，並且我也和你們兩造都不熟。但是江湖上排難解紛，乃是丈夫應做的事；我又不好裝聾飾啞，從這裏閉眼走過去。我知道你們有三位中了五毒砂的毒，更曉得你們現時正在力求救藥。實不相瞞，這五毒砂乃是我武當派長門傳下來的，和西川唐大嫂的毒羨黎不大一樣。要解此毒，恕我直說，非武當本門自配的藥

膏不可；并不是我們的藥值錢，乃是對症。現在我把解藥帶來了；諸位賞我一個臉，請把受傷的三位抬到有亮光處，我來給他們醫治一下。這五毒砂比起唐門毒藥來，散毒較慢，可是入毒最深；不耽誤，趕緊治，還救得過來。」說着一指唐林等人背後的病榻道：「倘若藥不對症，救治失時；恐怕這二位就保得住性命，也要落一個殘廢病根。」

唐林，韓容，康海，不由錯愕起來，忍不住回頭看了看受傷的人，一時無話可答。半晌，韓容向唐林低言道：「咱們的藥……」唐林搖了搖頭，康海便明白了，決然說道：「老前輩就是爲送藥來的麼？」

彈指翁厲色大聲道：「哦，就是專爲救你們這三個受傷來的；治完了，我就一走完事！」康海滿面通紅道：「老前輩，我們光棍遇光棍，可以說痛快話。你老人家千里送藥，我們當然很感激，但是你老還有甚麼吩咐，也請趁早吩咐出來，我們好量力報答你老。」

這句話非常難聽，有顯拒不受惠的意味；唐林，韓容俱都變色不意。不想彈指翁倒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康兄人很直爽，這才是江湖道的道理。諸位兄台……」抱拳回

闔座及窗外一揖道：「我可以明明白白把我的來意說出來；第一，這五毒砂實在不好醫治，因此在我這門中，已經禁止他們濫用；現在令友既有三位受了毒傷，我不能不管。這是一。」正要續往下說，快手盧忽插言道：「到底這一次江邊用毒砂的是那一位？」彈指翁道：「你們自己訪查去，不要這麼打聽我！唐兄，康兄，你們這三位受傷的，老實說，只恐唐大嫂門裏的救藥未必對症；我愚下聞耗登門，特來送藥。我也沒有別的話，唐兄，康兄，請你們把事看開一點。談家父一輩，子一輩，已經死了兩個人了；人死不結仇的話，我也不敢說。不過，你們這裏已經有三位受傷的；我的拙見，願意把這三位救活，而且保好如初；借這一點微勞，向你們討個情面。你們也得可憐可憐談家門中已無人物，只剩下一個孀婦，真是勝之不武了，再說一句掂斤計兩的話，你們當年傷亡了兩位，他們也傷亡了兩位。現在再由我這和事老一轉圜，豈不是面子上，很說得過去了麼？」

唐林低頭沉吟，韓蓉只看她丈夫的臉。康海道：「不然，傷亡和傷亡不同，你老總知道點水之恩有時一輩受報不過來，千金之惠有時一笑哂收呢。我們兩邊莫看都死了兩

口，可是這不能做比的。老前輩，我雖年輕，我不敢信口答復你老，這是我心裏的話，決無半字虛妄。」大膽說着，眼角瑩瑩含淚，忙將臉扭過一邊，不願教人看見。

彈指翁看着各人的面色，微然一笑道：「你老兄的意思，我明白了；還有這一位怎樣看法呢？康兄，你就目睹這三位受傷的朋友，不肯一諾，教他因傷殞命麼？我固然不知道這三位和你們幾位是怎樣的交情，但我敢斷言，定是你們邀來的朋友，可共患難的。並且我敢斷言，三位的傷你們是治不好的；因為這樣挨不了三五天，便要毒入內腑。諸位，你們自己酌量一下。」能賞我臉，我欣然而去；不賞我臉，……」戛然聲止，捫鬚不言了。

那侍立的段鵬年也發言道：「你們千萬不要多想，不要認爲彈指翁是乘危逼和來的，他老人家決無此意。英雄報仇，適可而止；現在既有台階，由前輩英雄出頭，你們若看成三條命換談家的一門性命，那就錯了。彈指翁點頭道：「你們只想我彈指翁遠道贈藥，給兩家了事來的，豈不是雙方面子都很好看麼？」把懷中藥取出，往桌上一放，隨即站起身來道：「唐兄，請你費心端着燈，讓我把受傷的人傷處看一看。」

峨嵋羣雄個個惶惑，不知怎樣應對才好。康海起初的打算，是不肯受仇家那邊送來的藥；一受仇人的贈藥，便不能報仇了。可是目覩巴師叔和二喬的傷痛，一時比一時加重；若純為自家私仇嘔氣，又情知不妥。回頭看了看巴允泰，不知甚麼時候又昏過去了。因又向唐林，韓蓉施眼色；叩問他到底自家現抓來的藥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簡直拒絕了彈指翁。站在門口的快手盧，却以為彈指翁贈藥是假，窺情是真；說不定人家還有別的陰謀，因此他只顧慮到當前的結局，和仇人藏在外面的埋伏。獨有唐林夫妻，較有經驗，深知彈指翁是成名的英雄，現在他以贈藥為名，硬來出頭講和；受之可恥，拒之結怨，真是個難事。左思右想，不得主意；但又為情勢所迫，當下就得立答回話。

這時候，彈指翁已不容他們再事遲延了，起身上前，便要看傷。唐林康海一齊站起來道：「老前輩，且慢！」彈指翁面色一沉，一對碧眼陡發奇光道：「怎麼，諸位坐視令友不救，真要把我窘出去麼？」唐林忙道：「晚生不敢，你老不要誤會。這件事關係重大，不是晚生一個人可以決定的，我們得商量商量。老前輩練達人情，請想我們十多年的深仇，要我們片言立解，未免太難了吧？再說我們就是拜領你老的盛情，也只能受

你老的贈藥，斷無假手於人，勞動你老代治之理。」

彈指翁這才把面色一轉，重復歸座道：「你們商量去吧，我在這裏坐等。不過我沒有多大功夫，請你們快快商好，給我一個準話。這本是閒是閒非，我不能多耗功夫，我還在我的正事；能管則管，不能管，我還是退身局外。」

但是話雖如此說，峨嵋羣雄決不能把彈指翁讓到別室，又不能丟下受傷的人，自己出去商計。唐林繡眉爲難，有心向衆人低議。方在囁嚅間，已被彈指翁看了出來，笑道：「你們儘管在此商量，我可以出去站一會兒。」風樓老人站起來，率段鵬年，徐徐走出斗室，往院心一站。屋裏邊唐林夫妻，康盧等人登時嘖嘖，爭議起來。爭議了好半晌，最後才由唐林強遏悲憤，自己出來答話道：「老前輩，我們已經計議停當。老前輩的盛意，一者是在贈藥，二者是在了事。剛才我們都覺得無功受惠，於心不安；你老人家賜的藥愧難拜領。至於給我們了事，……」

彈指翁勃然大怒道：「你們商量了一會子，到底不受我的贈藥麼？好好好，別的話不用說了，我倒要看看你們能把談家怎樣！」向段鵬年一揮手道：「走！」轉身邁步，往

門外走去。唐林大驚下急忙叫道：「老前輩請留步。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彈指翁頭也不回，走到院中，口中說道：「不必說了，這些事情我本無心多管，贈藥也不過是一番測隱之心，你們能自己把人救活，豈不是更好？我此來真是多此一舉。」

虎爪唐林臉色變得越發難看，忍無可忍的大聲說道：「老前輩，你怎麼也得容我說話呀！我固然曉得你老的藥乃是對症的解藥，無奈，咳，他們……他們受傷的人說是救你老的門下打傷的，他們情願試用本門的解藥。我們不過是敬謝你老的賜藥，至於了事，我們還要和你老人家從長計較。你老飄然來到，又不是我們邀來的，怎麼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你老就瞧不起我們晚生下子，你老連我們上輩師長也看不起，一點餘地不留麼？」

彈指翁素不而談，心頭火起，驀然一翻身道：「走！你這是對我說話麼？你可知你們師長見了我，也得「前輩長，前輩短」的恭敬着，你小小年紀，你師父就沒教給你尊老敬長之道麼？莫道你們這裏不過是一夥子脚行。秘密會黨的巢穴，就是龍潭虎穴，我彈指神通願來就來，願走就走。我此來他們本勸我說，不必多此一舉。我念你們究竟也

是武林一派，我總得拿你們當人物！……」彈指翁蕪桂之性，越說越怒，把個虎爪唐林問得二目圓睜，恨不得把華老剝了皮，抽了筋才解恨，但但勢力不敵，一張素臉完全變成死灰顏色，似呻似哼的叫了一聲：「老前輩！……」那段鵬年急忙接過話來道：「師父息怒，由我來問他。」向前一步道：「唐朋友，你我可以比劃比劃！」……

兩個人對叫起來，其勢汹汹，殆將翻臉。忽聽東小屋一聲慘叫，竊地追出一個人來。將到院心，正要呼叫，一見對恃之狀，忙又改口道：「唐師叔，你快來吧！巴師叔他他……」跟着海棠花簪蓉也奔出來道：「你還沒把客送走麼？你你你快來，巴二哥他情形不大對！」

虎爪唐林不願再與彈指翁師徒辯駁，只說了一聲：「對不住！」忙叫快手盧出來，快來送客，他自己急急的抽身回轉屋內。就燈下一看，康海已急得瘡口迸裂，跪伏在病榻之前，兩眼滴下許多熱淚來。唐林忙把康海勸起來，轉到病榻前，俯身細看三個受毒傷的人，喬建才已竟昏死過去，那巴允泰和喬建生疼得渾身打戰，把床都抖得吱吱反響，從創口往外流黑水，毒性酷烈，沾着好肉都破。巴喬兩個人的喉嚨已竟喊啞，只直着

脖頸叫：「受不得了，快拿刀來，給我一個痛快的吧！手爪亂擻，把被子都扯碎了。巴允泰力大，咬牙忍痛，竟把齒唇咬破，順口流血。燈影下三個人都面無人色，越覺得景象慘怖。」

衆人手忙腳亂，找藥罐，找火爐，打開了藥包，一齊催唐林赶快煎藥，唐林搖頭頓脚，先伸手驗着三人的傷口和胸口。傷口如火灼，胸口緊一陣，慢一陣，越跳越微，衆人越發急得手足無措。

唐林忙道：「不要亂，還有救！」康海失聲哭道，還來得及麼？」唐林快；「救着看！」急忙捲起袖子，預備製藥，朱阿順就用木炭生火爐。巴允泰低哼道：「唐六弟，我不行了！你們索性預備正事吧，不用管我了。這仇我們一定得報！」衆人越慌，這裏面頂數唐林和韓蓉着急。他們夫妻明明知道藥來遲了，只怕配製不及，也只得姑盡人事，以聽天命。催別人替朱阿順生火，對朱阿順說：「須要三個炭火爐煎藥，快去找去。」朱阿順連忙應諾，拔步出屋。不想彈指翁師徒已竟跟踪又重來到窗前了。

快手盧盧登橫身把屋門一擋道：「華老先生，對不住，我們有病人，我們這時實在

沒法子招待！」彈指翁眉峯一皺，抗聲說道：「唉，這是甚麼話！諸位朋友，休要多心，我本是好意來的。現在你們的病人眼看要垂危，我華某既已在場看見，焉能見死不救？你們峨嵋派和飛刀談家的事情，放下暫且不提，這三位受傷的人，我可以告訴你們說，再要不用對症的藥，不過一個時辰！準死無疑。來來來。我先把他們三人治好了，別的話隨後再說，我華某斷不能乘危市惠，以恩逼和，你們放心罷，不要就誤了三條性命。」說着話，毅然走進屋來。康海等不識利害，還想拒藥，唐林直起腰，回頭一看！彈指翁早將藥囊取出。唐林就坡而下，連忙舉手道：「老前輩，他這三位的傷……」說到這裏！忽又嚥住道：「老前輩如此盛情，受傷的人如果保住性命，他一定感激你老的。不過，我看這三位，只有這一位重，你老法眼？請看一看。」說着，一指巴允泰。

彈指翁點了點頭道：「是的？是的，待我來看。」更不遜讓，將手中藥囊交給二弟子段鵬年。脫去長袍，向唐林說：「請你費心端過燈來，一盞燈不够用的，請你多預備兩盞……鵬年，你來替我留神照應着。」段鵬年應了一聲，緊跟在彈指翁背後，以防峨嵋，出其不意的軌外行動。唐林命朱阿順點起三盞油燈，照着病床。

彈指翁立刻就着燈光，把三個受傷的人細細診視了，同時也把三個人的面目認清了。微吁一口氣，對唐林說：「這一位（喬健生）傷最重，調治之後，恐怕得過四五天，才能行動，半月後纔能痊愈。這兩位（巴允泰和喬建才）兩三天以後，就可以起動了；不過全不能見風。」唐林道：「我看這一位（巴允泰）折騰得最利害，恐怕他入毒最深。」彈指翁微笑搖頭道：「不然！我愚下不只是家藏着五毒砂的解藥，我還是一個瘍醫，我想我還不致於診錯了。事不宜遲，我們就給他三位先療毒，後止疼，救命要緊，只好請他們先忍點痛苦了。」探衣襟，取出一個類似「護書」的扁長形錦囊，就燈下打開，裏面插着長短銀針，小刀，利剪，鑷子，鉤子，卻是二十多件割治外瘍的刀砭。段鵬年拾行一步，來到桌旁，將手中盛藥的那個古錦囊打開，內裝着十二個磁瓶，磁盒，和軟布，細棉，油紙等物，都堆放在桌上。隨即靠桌子一站，守着這些東西。屋中人鴨雀無聲，凝眸注視着彈指翁師徒，看他二人的做作。唐林微施眼色，他妻韓蓉忙走過來，站在段鵬年的身邊。快手盧登伴作關照，忙將屋門堵住，康海斌淚扶床而立，暗護着病人，其餘的人或秉燭，或旁觀，在屋裏屋外分布着。

彈指翁漫不措意，對燈檢視刀剪。先選取一把鋒利的月牙小鉤刀，和一把似勺的小挖刀，都放在一邊道：「這總得用一點麻沸漿。」遂打開一隻磁盆，就用似勺的小刀，舀出一些黃色的藥漿來，把一塊軟布沾濕，用鑷子夾着，右手拿起小鉤刀，走到喬建生的床前。這昏漿的小挖刀尺寸很小；那把月牙刀却長有七寸，窄才二三寸，倘用以殺人的，也足以制命。康海把一對眼瞪得很大，說道：「這做甚麼？」唐林另舉着燈，也湊過一步來，餘人都圍上來。彈指翁把衆人釘了一眼道：「傷口分明有火烙傷，你們這裏面一定有行家，想要烙斷創毒。只可惜你們這種刮骨療毒，烙創阻爛的治法並不很對。五毒砂的毒性並不是腐肌爛腸，乃是隨着血行，深入腠裏，能令五臟灼裂，疼極而死的。你不看這三個人都發燒麼？我這兩把小刀不是割毒的，這藥也不是以毒攻毒的。我的治法不採惡治；我是要把烙傷口挑破，好教解毒的藥力深入血中，把毒化解了。」

唐林點了點頭，拱手道：「老前輩費心罷！他已經有透彈指翁殆無惡意，只是買好邀和罷了；康海仍自惴惴，怕 指翁乘機潛下毒手，一點也不敢放鬆的監視着。彈指翁回頭一看，微微冷笑，手持鉤刀，在喬建生的頭前一比量，有意無意的說道：「我先治

這一位，如果見好，再治別位。這位康兄你索性過來，仔細看着點，我可就要開刀，你把病人的身子按住了。」月牙鈎刀照準喬建生傷處，輕輕一挑，把傷口挑破了一個小口子；又隨手一旋，立刻從下刀處，流出黑紫的血水來。康海的眼珠只隨着刀鋒轉，彈指翁隨用手鑷子，夾着那塊濕藥布，把血水沾淨。抬頭說道：「你看，毒水流出來了；你們把傷口烙斷，毒力越發不能外洩。」用刀尖指着傷口旁邊道：「你再看看，這裏好肉也腫了，滲出黑水來；這就是烙傷的害處，把毒聚到這裏了。那時候剛一受傷，用嘴把毒吮出，還不失爲救急的一法。總而言之，烙治的法子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說着，又用刀輕輕割了一圈，且割且拭，手法既輕又快。唐林已經深知華老是個治外傷的行家，別人還在那裏狄狄咕咕，低聲私議。

跟着華風樓將月牙鈎刀放下，重去打開一個藥瓶，仍用勺刀，舀出一些血紅色的藥漿來，往傷口上一澆；登時創口如水沸一般，起了一層泡沫，又流出許多毒水。華風樓另拿細棉，把藥沫毒水拭去。康海忍不住又道：「這是做甚麼？」唐林忙道：「嘘！」康海不言語了；彈指翁笑道：「老兄，還是不大放心吧？……這也難怪，我彈指神通薄負

微名，一生不做乘危害人之事；無奈人心相隔，不深知我的難免就拿不肖之心來猜度我。況且我趕上門來賣野藥，人家更不知道我葫蘆裏賣甚麼藥了。但是你們一夥裏總有行家，我這治法不能算錯吧？你且稍等半個時辰，病人自己就會告訴你。」康海含愧道：「你老乃是多疑，我在下是晚生下輩，沒見過的事太多，忍不住要逢人問問。我實是請教的意思，不知道這一問觸着甚麼忌諱了。」段鵬年在旁喝道：「住口，你這是對誰說話！老師，這位朋友好像我門求他一樣，又好像咱們安心害他一樣；老師請不必多此一舉了。」彈指翁抬頭凝眸，向唐林一看。唐林忙申斥康海道：「不要多說，你不會等老前輩治完了，再請教麼？」忙陪笑向彈指翁說道：「他們沒見過這種治法，只覺着新奇罷了。」

彈指翁不復言語，又將那血色藥漿，往傷口澆洗了一些；一面澆洗，一面用新棉擦拭。工夫不大，傷口黑色盡退，露出紅肉。把小刀放下，對唐林說：「唐兄請摸一摸。」唐林依言一摸，喬建生左邊的臉雖沒有消腫，可是觸手已不甚灼熱了，只身上的燒依然未減。彈指翁道：「你再摸一摸這兩位。」沒有剔毒洗創的巴允泰和喬建才，傷處依

然很熱。這老人道：「如何？」唐林做出佩服的樣子道：「老先生真乃著手回春！」彈指翁不答，轉對康海道：「你老兄也可以摸摸試試。」又向大家道：「你們要知道這藥力還沒有行開，並且還沒用內服藥呢。」遂往椅子上坐，道：「這得稍等一會，我再給他敷一回藥。」

唐林忙說道：「老前輩真有起死回生之力；還有這兩位，一發請你老人家費心給洗洗創毒吧。」彈指翁笑道：「最好容我把這位治的見了效，我再給這兩位留下藥，你們自己動手就行了。」唐林向康海看了一眼道：「老前輩救人就要救澈。我們江湖道上，既已推誠相見，請不必多存顧忌。我們和你老萍水相逢，自知緣淺；可是你老年德并尊，久令人欽服。我們對生人不能不多疑，對你老決不會的。」峨岬羣雄一齊舉手道：「我們都很信服你老。」

彈指翁道：「那是諸位台愛了，我就一發的獻拙吧。這治病也算是獻拙。」說罷哈哈一笑；這才徐徐起身，給巴允泰，喬建才等也挑破創口，用血色藥漿，連洗兩遍。沈了一會，彈指翁抬頭看了看天上星位道：「這應該多候一會，只是我不能久待了，好在

也沒甚要緊。」重整刀圭，另敷上一種淡紅色藥膏。跟着操刀而起，先給喬建生割治起來；把每一個傷口直剜得很深，流出鮮血來，方才住手。喬建生忽然知覺回復，呼痛欲起，衆人忙將他按住。彈指神通華風樓的手法非常神速，只一眨眼間，將喬建生好幾處的毒傷都割好；又敷上藥，貼上小小的數貼膏藥，川布網上。方才站起來說道：「行了。」然後將巴允泰，喬建才也照樣治療了。收起刀圭藥物，環顧羣雄，對弟子段鵬年說道：「把那東西拿出來吧。」

峨嵋羣雄愕然側目，只見段鵬年從身上另取出一個紙袋來，上寫「留贈峨嵋羣雄」六字。衆人尙在惶惑，虎爪唐林却恍然大悟，曉得這也是藥。人家這一回「贈藥邀和」，竟是預定之策；彈指翁未來之先，早就這麼預備好了！

彈指翁接過紙袋，就在燈下打開了。果然是藥包，却只有三種，一種標着「內服」，兩種標着「外敷」。彈指翁將外敷的藥全扣下，揣在自己懷內，只將內服的藥交給唐林道：「這藥可分成十二份，給三位日服三份，恰服三天。還多餘三份，給別位受傷的分服吧。按說這三位受毒傷的應該天天換藥，可惜我沒有工夫了，我只是路過此地。但是剛

才上的藥既是對症的藥，……說到這裏，仰而想了想道：「我再給你們留下一點外敷的藥吧。他們三位到明天午後，便可以大見輕減，你們可以問問他藥力如何。」遂將外敷的藥重又掏出，掂了掂，仍留下數包；說明敷法，穿起長袍，收拾錦囊，看樣子便要告辭，

峨嵋羣雄互相觀望。唐林忙道：「老前輩慢行，容我們替病人叩謝。老前輩外科的治法實在高明，我們還有一點貪而無厭的請求。」唐林想既已受了人家的恩惠，多受少受，簡直一樣，莫如連康海，快手盧所受的傷，一發也煩此老療治。快手盧忙愛出自己的傷來，向華老率直求藥；康海却向唐林示意，拒不肯用。華風樓笑了笑，對盧道：「你受的時器傷並沒有毒；既然信得及我，那麼我也給你們留下一點藥吧。」另打開藥包，取出三貼膏藥，一包藥末，道：「先用藥末沖水洗，然後抹上藥膏，再用油布墊上，外紮布條便可。好了，好了，我告辭了。」對段鴨年說：「我們走吧。」

唐林，韓蓉，盧登等連聲道謝，一齊相送。康海一語不發，跟在後面。

走到院心，唐林惴惴不安的說道：「那個，……老前輩！」彈指翁回頭道：「唐兄有

甚麼話？」唐林道：「這話我不該問，這三個受傷的人感念你老的活命大恩，我們應該教他登門叩謝。就是晚生，也應該趨謁問安。不過老前輩的府上遠在陝南，你老現時正在魯港，不知此地可有……你老可以留個見面的地點麼？」

彈指翁欣然停步道：「好，我的意思，倒不願有這些世俗的酬酢。我希望他們病好之後，還是回鄉的好，在此地多留無益。要知道，能發能收，才是……」康海道：「這一個，老前輩，我自己可沒有受過你老的恩惠。」

彈指翁陡然轉身，迫前一步道：「你要受我一點甚麼，也很容易；除了藥以外，我還有的末技，就是現在獻拙也行。」竟站住不走了；康海掙得臉通紅，情不自禁，把袖子一擡。唐林喫了一驚，忙推開康海，橫身作揖道：「老前輩，我們無功受惠，必有一報；所以我們才請你老留一個見面的地點。老前輩乃是高人，我們就不道謝，也得給你老登門道勞啊。他小孩子不會說話，喂，你快躲開這裏，不要多嘴……」快手盧登忙過來，把康海推到屋內；他自己趕緊出來，陪着虎爪唐林。此時彈指翁聲色一變道：「好，明天下晚，我先請你們幾位到慶合長客店找我去。我聽一聽你們的意見；我也有幾

句話，向你們諸位說明。依我想來，你們還是三天以內，早早回鄉的好。」把這「三天以內」四字說得格外響。說罷，一甩袖子，率徒直奔街門。

才到街門口，唐林等張皇失措，跟踪送出；彈指翁回身道：「請，明天見！」唐林急抱拳道：「謝謝老前輩，我們一定遵命。……老前輩能多容三天限，我們更是求之不得；我們願意問一問承你老救命的那三位朋友。……」彈指翁道：「這也是情理所有的事，那麼三天以後，在慶合長客店見罷。」唐林道：「三天以後，他們好得了麼？」彈指翁道：「他們三位固然是不能見風，但若坐小轎，放下轎帘，照樣可以出門的。」說了這句話，雙方作別，彈指翁飄然而去。

峨嵋羣雄目送彈指翁出了巷口，有的人還要跟綴，唐林連忙喝止。在門口遙望黑影，微微發怔，低聲對盧登道：「我們實在力不能敵，怎麼好？」拊心搖頭，率衆人急急的回轉院中，關上街門。叫着盧登，和妻子韓蓉，急急躍登房頂，向外眺望了一回，方才下來，回轉到小東屋。

房主人朱阿順瞳目變色，惴惴不安，一疊聲的問道：「他們的口氣很硬，恐怕要說

動官面，再來找我們吧？」唐林揮手道：「你放心，沒有你的事。」叫過康海，快手盧登，低聲計議此事。盧登道：「這老人一定是彈指翁本人，決不是冒牌。」唐林道：「焉有冒牌之理？彈指翁臨行放下的話，老實說，是限咱們三天以後離開魯港。我們實不該受他的藥；可是不受他的藥，當場就得動武。光這老頭子，就不好惹；他們又來了好幾個人，我們又有這麼些受傷的人；我們固然不怕，但是受傷的人必死無疑。真是的，我們的落脚處，怎會教他根尋着了？」韓荅發恨道：「一定是他們出來進去鬧的，該着現眼罷了。還有朱當家的，有你甚麼事，你怕個甚麼勁呢？」朱阿順方要辯白，盧登搖手道：「朱大哥少說吧，我們得商議商議，怎麼應付他才好。」唐林道：「先給這三個受傷的人服藥吧。」康海靠着桌子，抱頭無語；聽見這句話，抬起頭來，咬牙說道：「依我看，還是用唐師叔你老自己的藥！」唐林道：「你別糊塗了，咱們的藥要是來得及，治得好，我何必定要接受他的藥？你難道說我連去驗都不懂麼？老姪，你剛才作的太過了。你巴師叔和二喬都是衝着你來的；他們受了傷，你真個的教他們無救殞命麼？」

康海一聽，心中越加難過，半晌，掉淚道：「師叔，我決無此心。我只想從仇人手

心裏討活命，是我們峨嵋派一生一世的恥辱。我只道你老的藥，能够把巴師叔和喬表兄救治過來。」唐林道：「你怎麼這樣想不開？仇人登門送藥，用心甚深，我們還有功夫熬藥救治病人沒有？況且我們的藥又不很對症。」海棠花韓蓉道：「算了罷，康海到底年歲輕，你這麼責備他，教他何以自容？咱們還是赶快商量正經事要緊。」

唐林咳道：「商量甚麼，我們栽了。到底你們誰把踪影賣了？」衆人無言。

這時三個受傷的人俱已醒轉，果然傷痛減輕。衆人就聚在巴允泰的床前，反覆商量應付彈指翁之法。

次日清早，峨嵋羣雄打發別人，到魯港各處走了一遍；在慶合客棧，先定下房間。

第十章 恩怨分明

當夜，彈指翁華雨蒼與多臂石振英，陳元照，謝品謙，梁邦翰等，回轉福元巷談宅，向本宅談大娘，談維銘叔嫂，細說登門尋找峨嵋羣雄，贈藥逼和的經過。談大娘和談維銘連連拜謝。石振英等都稱謝華雨蒼這番贈藥市恩，挺身示威的辦法，實在妥當。又說，彈指翁設想的根究賊踪之法太好了，果然從藥舖下手，一下子把他們的窩掏着。談

大娘又問此事結局如何？是否從此就完了？彈指翁華雨蒼捫鬚不言，沉吟道：「三天以後再看。」低頭思想好久，老人對二弟子段鴨年說道：「這件事我看不能算了，不過是把這場是非攪到我自己身上來了。峨嵋派乃是西川有名的秘密會黨，從來匪恥必報，操行不軌，他們怎肯屈於勢力，從此罷手？鴨年，我打算教你趕緊回家，告訴你師弟，師侄們一聲，教家裏多留他們一點神。」段鴨年道：「這是要緊的，但是師父這裏呢？」彈指翁道：「由我跟你師妹兩個人做伴行了。」段鴨年道：「不過弟子不放心。」彈指翁笑了，說道：「我雖年老，自己還能照應自己。不過，我並不是教你今天回去，我打算在三天以後。」

彈指翁又向石振英，談大娘等商計，暗暗派人出去，不時巡視，防備着峨嵋派的舉動。但是峨嵋羣雄只忙着療傷救死，並無異動。只在第二天，看見他們派人僱轎，又看見派人到碼頭僱船。石振英向華老說道：「師叔，他們或者是要逃走？」華雨蒼道：「不管他，我們還是准時踐約。」

轉瞬過了兩天，彈指翁先一日偕石振英，離開談宅，到慶合長客棧，就搬到石振英

原住的房間內等着。到了次日，還沒到過午，忽然外面巡風的人奔來報道：「朱阿順家叫了三乘小轎，直抬入院中。現在這三乘小轎已經出來了，沒看見坐轎的是甚麼人，或者就是踐約的。」彈指翁道：「哦！」心中一動，不覺生氣道：「我明白了！」石振英道：「怎麼樣？……哦！是三個受傷的人單來了嗎？」

巡風的人仍然避道出去，屋中只留彈指翁。石振英悄悄問彈指翁：「用小侄在場不？」彈指翁道：「不用。」石振英遂引陳元照，退到隔壁房間，暗中爲助。

過了一會，三乘小轎同另一個男子，一直進了慶合長客店，在第十一號房預定的房門口打住。三個人下了轎，俱都穿着肥大的長袍，帶風帽，把頭面遮住。彈指翁在四號房間，穴窗看明。此時剛到辰巳之交，隔壁的石振英把板壁連敲了三下，說道：「師叔，是三個點子，全是掛采的。」彈指翁隔壁低聲說道：「不要敲了，我知道了。」約定是三天以後，過午相見，雙方的人都已來到，只是現在還沒到時候。彈指翁在四號房間的板床上，盤膝靜坐，閉目挺胸，徐徐吐納，不覺光陰悠長。

過了好久功夫，十一號房中進去的四客，一無動靜，那三乘小轎也不打發走，仍停

在院中。彈指翁把眼一睜，徐徐下地，穴窗一看當院，日已近午，痰嗽一聲道：「茶房！」「店夥應聲跑來，彈指翁道：「你去把十一號房的三位客人請來，就說我姓華的請。」店夥說：「你老姓化？你老認識十一號那幾位客人麼？」彈指翁道：「你不用管，我和他們有認識，你只提明姓華，他們就明白了。」店夥依言出去，片刻之間，那三個穿長袍帶風帽的人，跟着店夥，一步一踱，向四號房走來，那個步行的人獨留屋中。

抵面相見。三個人低頭叫了一聲：「華老前輩！」容得店夥出去，將風帽摘下來，露出頭面，正是巴允泰，喬建生，喬建才三個人，面帶病容，頂上腮上，受傷處仍舊貼着膏藥，是華老贈的。彈指翁拱手道：「三位喜占勿藥了，唐兄他們呢？」二喬不答，拿眼看着巴允泰。巴允泰回手將門掩上，方才啞聲答道：「老前輩，晚生等爲友所邀，仗義助拳，一時誤中毒傷，爲酬知己，自分了此一生，也是分所當然。何期萍水相逢，得承老先生慷慨給藥，回生起死，使玩軀又得復活，皆拜老前輩之賜。我們無以爲謝，就是幾個響頭！」向二喬一點手，三個彪形大漢不容攔阻，一齊跪倒在地，磕了幾個頭。彈指翁皺眉微笑，略々攔了攔，也不再攔了，只說道：「不敢當，諸位請坐！」

巴允泰等自覓下座，在夜床上側身坐了。經這一番勞動，臉上苦痛之象昭然；喬建生更是勉強，頭上冒出汗了。彈指翁也不客氣，就坐在椅上，對三人說道：「三位的傷都見好麼？」三人闕然答道：「好多了。」巴允泰說道：「老前輩的藥實在是好。不過那天夜裏，晚生三人俱都昏迷不醒，只道是同伴給我們救治；萬沒想到承你老人家，陌路垂救，大施刀圭。因為這個，我三人無意中生受你老救命的大恩，我們自當畢生啣戴。此後你老如有差遣，我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說罷，目視二喬；二喬齊聲道：「是的，華老前輩，如有差遣，我們感恩圖報，萬死不辭。」

彈指翁微然一笑道：「這更不敢當。江湖上陌路援手的事太多了，區區贈藥何屑掛齒？但是我老拙也說不定有風火的事，要奉煩你們三位英賢的，只不知三位貴姓大名？這一位可是姓巴？」

多臂石振英此時正在隔壁附耳窺垣，心想這三個人未必肯留真姓名吧。不道三人預有商計，聽彈指翁問到此處，脫口答道：「晚生姓巴，名叫巴允泰；他二人是親兄弟，這個叫喬建生，這個叫喬建才。」說的全是實話。

彈指翁道：「哦，久仰久仰。不知三位和本地飛刀談家有何仇怨，可否說與老拙聽聽？若可化解的話，請你們儘管指出道來。要知道我與談家也素無瓜葛，只不過憐惜他家父死亡，只賸下寡媳弱子。替諸位想，似不值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男人，一個婦居守志的婦人較量；那豈不是勝之不武？」巴允泰忙道：「老前輩大概不明白，這事實與晚生無干。」彈指翁道：「你聽着，我還有話。我知道尋仇的另有正主，你我全是局外。我是因有別的事，路過此地，聽見這場糾葛了；打算憑我這張老臉，轉煩你們三位，向貴同伴求個情。倘或他們結怨太深，我一個局外人，決不想硬按頭皮強勸架的；這一點要請諸位明白。」

喬建生欠身道：「那好極了！」巴允泰忙道：「在前輩面前，你不要多嘴。華老前輩，你老這番意思，昨夜我甦醒過來時，已經聽他們說過了。你老乃是前輩成名的英雄，我知道你老是一盤水往平處端的。你老所說化解的話，誠然是好意；按理說應當謹遵台命，勸解勸解他們。不過晚生還有下情，勸解他們實有難以啓齒的地方。你老久在川陝，一定曉得和飛刀談家結仇的，並不是我巴允泰和喬家弟兄。跟談家真有梁子的，乃

是另有人在。這一位的姓名，晚生也不便說出來。但是，晚生從前却欠過這人的情；這一回不過是受人之邀，義不容辭，方才來的。晚生三人已經爲朋友受了重傷，險些把命賣了，自覺已經對得過朋友了。他們現在還找談家報仇不報，只好隨他們自己闖去。不過有你老在這裏，料想他們總得閃個面子，往後可就知道了。我們三個人從此束手後退，不再聞問；晚生們慚愧，只能做到「恩怨分明」這一點。你老是我三個人的恩人，在恩人面前，斷不敢說假話。不瞞你老，我們今天叩謝了你老，明後天就要回轉原籍去了。我們還要養傷，決不在此地盤桓了。」二喬在旁插言道：「晚生們都是這個意思。我們生受你老的救命大恩，我們三人雖不敢言報，也要永記在心。他們的仇恨，我們只好丟開手不管；若教我們轉過頭來，給他們說合，我們實在沒法子出口。」

彈指翁黃焦的面孔忽然變赤，厲聲大笑道：「哈哈哈哈哈，我已早料到，你們不必說了。恩怨分明，也是丈夫去應做的事。我已明白，我決不會借着贈藥，強來逼和。告訴你們三位，我救了你們，只如浮雲過眼，我一點也沒有記在心上。至於你們自說與談家無仇；其實有仇無仇，與我何干？可是我未曾不想替大家了事。你們與談家有仇的到底

是誰？……」巴允泰剛要辯白，彈指翁又已說下去道：「老實說，我也早有個耳聞，我自
然有法子對付他。你們能袖手不管，這就很好；你三位何時離開魯港？」

巴允泰和二喬道：「至遲後天。」彈指翁道：「好，應該這樣！」

巴允泰與二喬面面相覷，彈指翁的話越說越硬，跟着道：「我只煩你三位一點小事
；暫借尊口，請回去告訴你那令友康唐二位；就說我說的，我要請他們即刻離開魯港！
如果他們有甚麼別的話，我家住在陝南山陽縣，儘管教他們找我去。」說罷，傲然站起
身來，道：「三位病體剛好，不宜久談，請回去吧。」

巴允泰尙欲有言，彈指翁已然扳着臉，做出送客的樣子。只得向二喬施一眼色，一
齊站起來；向彈指翁，很取錯的施禮告別道：「老前輩這番意思，我回去一定告訴他們
。」又長嘆一聲道：「老前輩當知我們的難處，我們現在可以說兩邊受擠。老前輩是在
我們昏惘時，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輩知恩感德，我輩敢富着你老誓言一句，晚生三人有
生之日，必不走近魯港一步；這是一。老前輩如有使令，只管賞信，晚生定必一呼立至
，生死不辭；這是二。這兩件事我們三人誓必終生遵守。惟有談家門的這件事，晚生實

實在在不能多說一句話。」

「兩邊受擠」這句話打動了彈指翁，不覺爲之動容道：「你們不必爲難，你們能照你們的話做，我就很承情了。我也不留你們三位，山高水長，相見有日吧。」巴允泰二喬齊說道：「是的，山高水長，相見有日。」長揖作別，出離四號店房。三個人一步一顛，往小橋邊上走去。彈指翁忽然追送出來道：「巴兄，這裏有一點藥，送給你們三位，是三包內服的，六帖外敷的。」巴允泰只得拜受，把那伴送的步行人喚出來，上了小轎，出離慶合長而去。

彈指翁眼看三人去遠，一回頭，見多臂石振英和陳元照湊到身邊，因說道：「石賢姪，你看此事如何？」石振英道：「不好，恐怕是把毒攪到師叔你老自己身上來了。他們峨嵋派這一回栽得太重些，那能就此蝦羽回去？」陳元照道：「我們應該緩下他們去。」彈指翁笑了笑道：「自有人暗綴他，我們回去吧。」

算還店錢，同返福元巷談宅。將店中會見仇敵的情形，雙方的言語，都告訴了大家。梁公直道：「這姓巴的真狡猾，他竟用「恩怨分明」四字，把華老前輩贈藥救命之恩

，輕輕推開，他分明是不肯解仇。」大家也都這樣想，一齊請示彈指翁：「還得戒備不？」彈指翁道：「照舊戒備。我已經催逼他們速走；料他們受傷的人很多，也未必敢久戀，但總小心一些好。」低頭想了想道：「振英賢姪，今夜陪我到他們的巢穴，再看一看；不過不必驚動他們。三天以後，他們如果還不走，我就對不起他們了。只是打人家一拳，須防人家一脚，我今天就想打發段鵬年，回山陽縣去。」梁公直道：「何必勞動段二爺？我看可由我們鏢局，派人專程到你老府上送信。你老人家在當地久負盛名，又有好徒弟，好徒孫；峨嵋派縱然豪橫，料他不敢惹吧。」彈指翁搖頭道：「這不僅是鬥力的事，須防他們不時窺伺，潛施暗算，也跟這里一樣。」

談大娘和談家一齊刺促不安道：「爲了我們的事，給你老人家添了麻煩，我們實在過意不去。」彈指翁笑道：「這是我願意自找啊。此時搏沙女俠華吟虹在談大娘身畔，並肩坐着；彈指翁道：「要不然，紅兒，你先回去呢？給你母親送個信，就題我得罪峨嵋派了，教你母親早晚門戶上多加小心；或者把你舅舅請到家中，照應照應。」華吟虹站起來，答應了一聲是！」可是心中很不願回去，低告談大娘道：「大姐姐，你告訴爹

爹，還是教我二師哥回去了。」她這裏稍一秋咕，彈指翁已經看出來，道：「你不願回去，是不是？你跟大姐姐說甚麼了？」談大娘忙道：「還是請段二哥回去的好；么妹一個人回去，一路上車船店脚，也很麻煩。」彈指翁面對華吟虹道：「我還沒有打定主意呢，你這丫頭就慌了？」向梁公直舉手道：「我就先麻煩你們鏢局吧，越快越好，先給舍下送個信去。」梁公直忙答應着，派人回蕪湖，立遣鏢局中人，專程赴陝去了。

當天下午，談宅設筵款待各處邀來的武林朋友。邀來的這些人雖然什九靠談大娘倪鳳姑的面子，席面上仍由談秀才談維銘作主人。男客有十幾位，自然齊推彈指翁坐首席，女客只有搏沙女俠華吟虹一人。飯後天色尚早，彈指翁也不客氣，便指揮羣俠，分頭出去監視峨嵋派羣雄的舉動。原定三更後，彈指翁便與石振英，重到朱阿順家走一趟；不想才過二更，派出去的人先後回來；報說那三個受傷的人，巴允泰和二喬兄弟，已經上碼頭，坐船走了。朱阿順家門口，一出入，竟沒有甚麼人。經仔細窺伺，沒有看見唐林和韓蓉夫妻，也沒再見康海和快手盧登幾個人的形踪。石振英向彈指翁說道：「莫非他們都溜了不成？」彈指翁道：「也不見得；賢姪，你同我走一遭吧。」衆人道：「

何必勞動老前輩？」即由石振英，陳元照叔姪做一路，前往朱阿順家私窺；另派謝品謙，米元濟等到碼頭查看。

三更人靜，多臂石振英動身，帶上暗器兵刃，陳元照帶了卍字銀花簪，繞從談宅隣院，來到街上。石振英對陳元照說：「你現在看見了江湖人物了吧，你看甚麼樣的人都有。」陳元照果然深覺奇異；那彈指翁華風樓高韻深目，黃面短髯，很像個清真教徒，又像個清貧老儒；兩隻眼釘人一下，却很厲害。那梁公直父子又很像個糧行老板和少東，老的很樸素，少的很奢華。其餘衆人形色打扮也各不同；只是挺胸昂首，多少帶出拳師氣來。石振英和彈指翁年歲相差無幾，可是石振英持弟子禮甚恭；彈指翁儼然以尊長自居，這也是陳元照看不慣的。

石陳叔侄一面走，一面低聲把彈指翁父女議論了一陣。石振英說：「你看你這師姑多麼英爽，可是在她父親面前，是多麼聽話。」陳元照只微應了一聲，心想：「她不過是個女孩子罷了。」羣俠會議時，陳元照側居末座，一句話都插不進去；華吟虹坐在倪鳳姑身畔，也是一言不發，只用冷眼看看罷了。兩人眼光有時相碰，陳元照把腰一挺，

故意裝出傲態來。搏沙女俠看到眼裏，不由蘊怒；就惡狠狠釘他一眼，陳元照也惡狠狠還釘她一眼。兩個人一聲不響，只有四隻眼在暗中打架，較量。陳元照此時拔步夜行，踵隨伯父；一想到這裏，不幸失笑出聲道：「這丫頭，看你怎麼樣！」

石振英聽見了，猛然回頭道：「你說甚麼？你不要小看那個女賊，你不看見她穿鐵尖鞋，打毒蕨藜麼。她一定是西川唐大嫂的後人，很不好惹的。你看你師姑，小小年紀，到底把她打跑了。但是我料這女賊必不輸氣，早晚要找尋你師姑的。此刻我們窺探他們去，你千萬多留神這個女賊，別人倒在其次。你不要大意，越是女子應敵，越難招惹。你看你師姑，實在是將門虎女，你看她和那女賊對刃的時候，手勁够多麼大；因蕨藜，發毒砂時，眼神够多麼快。老實說比你強多了；人家還是個沒出閨的姑娘。聽談大嫂和段師弟說，她這次又是初試身手，和你一樣；可是她連戰數敵，穩紮穩打，智勇兼備，實在很難得。」原來石振英錯當陳元照是罵韓蓉了，倒把搏沙女俠誇了一頓。陳元照默然不答，叔姪二人仍然前走。

轉瞬間，到了地方。石振英招呼陳元照，止步窺望。本想朱阿順家一如前夕，必有

戒備；那知此時由西面鄰巷繞起，以至繞近朱家前後門，外面連一個巡風的也沒有。登高一望，房上也沒有安放瞭高的人。石振英忙引陳元照，先到朱家對門，把預伏的人招呼出來一問；據說峨嵋羣雄大概不知甚麼時候，已經全溜了，連朱阿順也沒在家。

石振英聽罷，重躍上鄰近房頂，與陳元照分兩面流過去。已迫近朱阿順家，但見全院昏黑，只東小屋有燈光。石振英掏出面幕帶上，陳元照也將面幕帶上。叔姪二人買勇前進，躍上朱家的後牆；試投問路石子，只聽「吧達」的一聲，院中毫無反響。沉了一沉，登牆一竄，雙雙上了朱家的正房後坡，仍然是如入無人之境。石振英側耳傾聽，半晌不動；陳元照不耐煩，向石振英一打手勢，要往院中硬跳。石振英急急攔阻，命陳元照持兵力，在房上巡風；他自己從止房後坡，蛇行到東小屋屋頂。貼房脊往院中探頭，牆角暗隅一點埋伏沒有。又側耳細聽東小屋中的動靜，穩穩似聞兩人共語。

石振英向四外瞥了一眼，陳元照恰從止房房脊後探出半個頭來。石振英衝陳元照一揮手，便要施展「倒垂簾」的功夫，探窗下窺。轉念一想，又不這麼做了；索性從東小屋後坡一溜而下，落到平地。脚尖點地，輕輕伏竄；轉到了前面，立即蹲身伏行。直到東

小屋窗根下，這才聽得屋中人語，似一男一女。忙又四顧，手沾唾津，點破紙窗，側一
目住裏看時，原來是孤燈一盞，板床一副，被中睡着一個婦人，地上蹲着一個脚夫模樣
的漢子，正在那里擺弄火爐，燒煮甚麼。那婦人倚着枕頭，半探身軀，做出呻吟之聲。
石振英聽了一會，很像尋常的夫妻，午夜供談，和峨嵋派尋仇之事渺不相干，可是燈
影裏看那桌椅陳設，正是三日前峨嵋羣雄借寓之室。石振英要端詳那個男子的容貌，偏
又背着燈亮，只見衣履，不見面目。

那男子打着呵欠，用一把蒲扇，搨那炭火爐子，這爐子恰好正是峨嵋派唐林預備煎
藥的東西。那婦人說：「怎麼還沒有得呢？」男子道：「臭娘們，就是你的事多！你得
等着啊，鍋連響都沒有，那裏就得了。我累了一天，回來還得伺候你，你倒心急了！」
婦人好像不悅，喃喃的罵道：「人家要是沒病，才不求你哩。都是朱大叔招惹的；也不
知那里來的這些爺們，把人家攪了好幾天，連覺都沒睡好，人家又是個重身子，又有病
，誰禁得住啊！你一出去，總不想回來；只顧灌你那黃湯子，就把我一個人拋在這裏，
死活都不管。那天晚上，沒把我吓死；半夜裏忽然鬼哭狼叫的鬧起來了，說是治病，那

像治病，倒像宰人。好容易盼你家來了，央告你這麼一點小事，你倒罵起我來了。」這一男一女，一個在床上，一個在地下，一句頂一句的吵嘴。

多臂石振英窺伺良久，並沒有聽出要緊的話來。方要退步，轉奔上房，忽聽那男子直身起來道：「好了，你往肚裏塞吧。」將爐上的沙鍋打開，熱氣騰騰，似煮的是食物，不似藥物。盛了兩盃，先遞給婦人一盃；那婦人從被窩中披衣坐起來，捧着盃喫。男子端了一盃，坐在桌旁，對着燈喫。室暗燈昏，也沒有看清喫的何物，並且兩個人都面對着燈，都不回頭望窗。那婦人似嫌湯熱，使嘴且吹且啜，口中仍然繼續的說道：「到底他們還來不來？」那男子道：「來？來甚麼？他們鬥不過人家，回去搬兵去了。你放心罷，三年之後，他們許來，現在決計不回來了。」婦人道：「這裏頭有朱大叔沒有？」男子道：「有他甚麼事？朱大叔不過跟他們裏面的一個人有個認識，他們借房子尋宿，照樣找他要房錢，後來知道他們是來找人鬥氣的，朱大叔就很不願意，跟他們連哄帶勸又吓嚇，算是把他們開發走了。」

石振英聽到這裏，提起神來。那女子又問：「真的麼？」男子道：「怎麼不真？告

訴你能，這和朱大叔一點關係也沒有，跟咱們更不相干，咱們連他們到底跟誰鬥氣，都不知道，別的更說不上來了。你老娘們家，嘴裏千萬要嚴密，不許往外胡說。現在他們一個個都走淨了，他們是怕人綴；他們由打昨晚就偷偷溜了。婦人道：「不用你說，我早知他們溜了。連那個女的，他們不是一共七八個麼？不是分兩撥走的麼？」男子道：「你知道就得了，何必還叫我在家給你做伴？沒有可怕的事了，你還狄咕甚麼？」那女子嗤的笑了；男子罵道：「我知道，依着你的心願，把我整天留在家裏才好。」女子道：「人家不是有病麼？」男子唾道：「有賤病，有想漢子的病！」女子把身子一扭道：「那個亡八烏龜子才想你呢，你死在外頭，老娘也管不着！我知道你不肯回家，是迷着小老六那個臭表子。」那男子笑罵道：「臭婆娘，你是醋泡的！」……

聽到這裏，多臂石振英暗唾了一口。這不過是一個醉鬼脚夫，和他的裝病妻子，半夜起來喫夜食罷了。但是話裏話外。已經聽出峨嵋七羣報仇負傷，知難而退，果然是掃數走了。但還有可疑之點，那受傷的三人是先乘轎，後坐船走的，那沒有受傷的三男一女却不知從何時，用何法，悄離魯港，更不知逃往何處。石振英在院內毫不顧忌，搜查

了一遍，有燈處破窗竄看，沒燈處也照樣摸黑窺看了。房上的陳元照等待不及，竟也騰身竄下平地。叔侄二人輕身躡足，在院中連轉數圈，既不見峨嵋羣雄的踪影，多臂石振英從身上取出一把匕首，和一張沒有字的紅單帖，用匕首穿紅帖，走到東小屋。手腕用力，往梁柱上一插，深入數寸，只微微的響了一聲。屋中夫妻仍然喫她的夜食，連頭也不回。石振英冷笑道，又掏出一把鐵沙子，用一塊布包着，輕々放在外面窗台上。刷的往後一倒竄，來到院心，向陳元照微微噓唇道：「走！」

陳元照猶猶豫豫，往屋中一指；石振英搖搖道，一伏身，嗖的竄上西面牆。陳元照也就一插銀花雙簪，跟踪竄上牆頭。退到西鄰高處。陳元照要往下跳，石振英忙說：「等等！」掏出三枚開路石子，握在掌心。就在這時候，忽聽見東小屋的一響，門扇開了。石振英急一伏身。把陳元照拉了一把。齊伏在房後，又急急的探頭釘看朱家院內。半晌，院中「吧達」的大響了一聲，東小屋的燈光忽然一明一滅。石振英冷笑道：「元照，你看！」忽然，東小屋的門扇「吱溜」的一闔一開。忽從屋中竄出一條人影，往簷下一站，仰頭看天。復一轉身，竟奔窗台，探手一摸，似將鐵沙子的布包撈到手內。又一

回手，似將楹柱上的匕首拔下來，目不旁瞬，退回東小屋，東小屋的燈火又一明滅。

陳元照直起身來道：「這是行家？」多臂石振英惱怒的說道：「自然是行家，好東西，還來這一套！」說罷，一攢腕力，抖手將間路石子發出去。第一枚疾如箭駛，洽落在剛才那人站立的地點；第二枚石子同時脫手出去，「咕碌碌」一響，由東小屋房頂，「吧達」落在實地。第三枚也打出去了，却撲地從窗打入東小屋內。東小屋黑忽忽燈光已滅。——把個初涉江湖的陳元照看了個迷迷忽忽，不知甚麼用意。

多臂石振英挺身立在鄰房，又看了一會，道：「走吧！這三枚石子就是催駕，教他們趁早滾蛋！」說着，跳下房來，率陳元照逕回福元巷談宅。這時候，派往碼頭的人已早回來，據說碼頭上不見峨帽派的人物。談宅小樓上只有談大娘倪鳳姑，搏沙女俠華吟虹，和老鏢師梁公直，挑燈而待，樓下院內伏着幾個請來的壯士。彈指翁和段鵬年師徒已經跟踪出去，還沒有回來。石振英笑道：「師叔到底不放心，自己出去了。」剛剛說到這裏，樓門一響。華雨蒼含笑走進來道：「我怎麼不放心，你辦的很好，照這麼辦，對極了。」

衆人一齊動問，彈指翁含笑不言；石振英遂將所探所行，說了一遍。衆人也道：「這樣子辦，很好，」梁公直道：「只是稍硬一點。」彈指翁道：「這就很客氣了，我還是在他們上輩的情面。你要知道，他們太不知進退了。」

一宵度過，次日又去搜尋查連搜三日，碼頭上實未瞥見峨嵋羣雄唐林夫妻的面，猜想他們或已走陸路，奔回去了。彈指翁不禁大怒道：「他們不該悄悄的溜走。他們應該或長或短，給我一個答覆，像這樣不哼不哈，這是什麼道理？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我總得教訓教訓他們。」梁公直道：「老前輩不要着急，你老不放心的是怕你老離開此地，他們再來騷擾。這不必顧慮；談五爺和我也至交，他的後代，我託在近鄰，理應照顧。」彈指翁道：「我實不能在此地跟他們久耗，我也沒有閑工夫綴他們去。既然梁兄如此幫忙；那麼，我再安排一下，我打算十天以後再走。」

談大娘聞言，十分感激，到底是老輩英雄，做事有始有終。當下，彈指翁安排起來；山陽原籍已派人送信，料自己的兒孫門人足可自衛，不必罣念。現在只想法保護談家便足；有梁公直協助，一切都放心了，再不怕賊人久耗。

在魯港又住了幾天，始終沒有碰見峨嵋羣雄的面。彈指翁便把二弟子段鵬年暫留在談家，決由自己同着女兒，先到蕪湖，再赴如皋。又問多臂石振英：「你要到鎮江，找朱大椿，黃元禮，究有甚麼事？」多臂石振英具說，率養子陳元照閱歷江湖。彈指翁聽了，笑道：「你原來是攜子出山；你不知朱大椿，黃元禮，現在都離開鎮江了麼？」

多臂石振英道：「這是何故？莫非他把鏢局子收了麼？可是上年他還給我來過信呢。」彈指翁道：「鏢局收不收，我却不曉得，大概沒有收。你原來不知道，朱大椿和黃元禮聽說都到淮安去了。淮安府最近出了幾樁大案子；內有遼東大豪，叫做甚麼飛豹子的，忽然來到你們江南地方，闖萬兒來了。人又精明，武藝又高，聽說存心專要跟你們江南鏢行人物作對。這個人說是姓袁，早先也是太極門的；不知爲了甚麼，和愈劍平結了仇隙，已經把愈劍平保的一批鹽鏢邀劫了去。愈劍平這一下，栽得很重。」

石振英一聽愕然道：「小姪在家裏，也聽人影影綽綽的說過。據說一共二十萬銀子的鹽課，乃是由鐵牌手胡孟剛，和十二金錢愈劍平，兩家鏢局合保的。行經江北大縱湖，被這個飛豹子一衆約有百十號人，把銀子全劫了去。這件事鬧動江湖，小姪起初只不

相信，誰知竟是眞事。不過後來聽說，到底仍由十二金錢劍平把鏢奪回來了；怎麼至今還沒有了結麼？咱們江南武林也沒有人出頭，給他們和解麼？」

梁公直插言道：「沒有，誰也不認識這位飛豹子；想給他們和解，也苦於沒法子插嘴，插手。」

彈指翁笑道：「十二金錢劍平以太極拳，十三劍，和金錢鏢三絕技，稱雄武林，世無敵手；想不到臨老栽在一個遼東外客手內。這個遼東客袁飛豹也是老頭子了，只說不清他的出處；有人說他和俞劍平是師兄弟，這話不知是否屬實。」

梁公直道：「的確是實，聽說還是俞鏢頭當年的師兄哩。這個人初到江南，人生地疎，不料他竟和芒碭山的雄娘子凌雲燕勾結上。這凌雲燕是個後起的綠林，生得姿容秀美，類似女子，平素慣假扮女人。有人說他的出身本是徽州戲班一個唱武旦的，却學會一身飛縱的功夫；在芒碭山嘯聚了一二百人，喬裝婦女，騎着小驢，到各處亂逛。遇見不睜眼的貪色漢子，拿他富女人調戲，必被他劫財之後，梟首斷肢，手法非常的毒辣。可是他有八不刦，江湖上反誇他是個義賊的這個人忽然男裝，忽然女裝，遊遍了江南江

北。他每出去一回，改一回打扮；招子不亮的人，再認不出他的廬山真面。飛豹子得到他的臂助，才在江南大鬧起來。起初飛豹子劫走鹽鏢子被兪鏢頭搜根剔齒的找到；兩個人比武賭鏢，到底鏢歸兪手。不過後來又出了枝節，這飛豹子和雄娘子凌雲燕跑到淮安府，掀起數件大盜案，件件都指定兪某人。官府上明知是仇人嫁禍，無奈兪鏢頭到底脫不了心淨。目下他正撒紅帖，大邀羣雄；要和飛豹子、雄娘子決一死戰。老前輩想必接着他們的請帖了吧？」

彈指翁手捻灰髯笑道：「我這回出門，一來是到如臬，訪一個朋友；二來就是到淮安看看。」

多臂石振英聽了，低頭尋思良久，忽然抬起頭來，說道：「師叔，你老要往淮安府，幫助鏢行，鬥鬥這個飛豹子麼？」彈指翁道：「我伏處故鄉，已有多多年，未免有點靜極思動。我和兪鏢頭並不怎麼親近，霹靂手童冠英却和我是莫逆至交；是老童再三勸駕，趕巧我又別的事要到如臬，所以我就答應他們了。我也想看一看這遼東飛豹，和這雄娘子凌雲燕的爲人。振英賢侄，我們武當派的朱大椿和黃元禮叔侄全被邀去了；所有

江南武林差不多全去了，你何不也去湊湊熱鬧？」

石振英仍在尋思，半晌才答道：「小姪本要往鎮江去，師叔既要往淮安助拳，小姪理當奉陪。你老不知道這個十二金錢劍平，叙起來還是我當年開蒙時的師兄哩。他不是文登縣綢緞丁門下的弟子麼？」

妙公直道：「不錯，十二金錢劍三勝愈鏢頭，他正是丁門弟子；原來他竟是石四哥的師兄，這可是巧事。」

彈指翁和石振英一齊問道：「他怎麼叫愈三勝？」妙公直啜了一口茶，說道：「愈鏢頭善打太極拳，善用太極劍，又善打十二金錢鏢；這三絕技唯有他一人獨擅，因此有人稱他爲三勝將金錢客；有的時候人們又叫他爲愈三勝，乃是魯南武林新近送給他的綽號。」彈指翁華雨蒼對梁公直說道：「原來加此。我們振英賢姪，當初本是太極門；後來才改學武當派，投入我們二門師兄齊宜穎門下。」說至此，面向石振英道：「早年我聽你師父告訴過我，我倒不曉得你和愈劍平還是同學。如此說，你從前是山東文登縣丁朝威丁老師父的門下了。我們師兄常誇你性情堅定不移，可是的，你既入太極門，爲甚

麼忽然更改門戶呢？」石振英浩然長嘆道：「一言難盡，這也是我當時少年任氣之過。我投綢緞丁老師門下的時候，我才十幾歲，比元照還小得多。先父和丁老師是朋友，丁老師待我也很好。無奈當時那位掌門師兄待我們太已嚴苛，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是我受不了，才賭氣告退的。當時只對老師說，回家完婚，我便一去未回。又過了幾年，才承我們齊老師把我收下，並不是我見異思遷的啊。」說着一嘆；彈指翁聽了，點了點頭，不由引起自己的心事來。二十年前，華老也是因掌門大弟子脾氣不好，才把他逐出門牆，將二弟子段鵬年提拔起來。多虧自己措置得當，門戶內沒有生出枝節；武林中以大壓小的事太多了。涉想及此，捫鬚慨然；忽詢問道：「振英，你說你那位掌門師兄欺負你的，他姓甚麼？」石振英道：「姓袁，叫袁振武。」彈指翁道：「嘔，這就對了。公直兄，這個跟俞劍平做對的遼東客飛豹子不是也姓袁麼？我說振英，你那位袁振武袁師兄，他是那里人？可是遼東人麼？是不是他和俞劍平同師學藝時，也鬧過意見？」

多督石振英心中驀然一動，忙道：「我那掌門師兄的確姓袁，可不是遼東人，他是直隸樂亭縣袁家莊的人。」梁公直也不由聳然道：「人是活的，地方是死的；這位袁振

武袁爺不知算到現在，多大年紀了？」石振英捏指計算道：「大概五十多歲，不到六十，好像比我至多大六七歲。」彈指翁拍案一笑道：「這可很對景了。公直兄，這個飛豹子甚麼長相？不也是五六十歲麼？」梁公直道：「不錯，是五六十歲的一個精幹老人，赤紅臉，豹子頭，豹子眼。……」石振英道：「噯呀，這可不是袁振武麼？他身量很魁梧，大概比我高半頭吧？」梁公直道：「差不多。」

在屋衆人一齊詫異道：「奇怪，奇怪！」都以為這個姓袁的飛豹大盜，什九就是太極門丁朝威的弟子袁振武；這其間最覺希奇的，乃是袁爺二人又都是石振英的師兄。衆人齊問石振英道：「石老英雄，你老不是要往鎮江鏢局去麼？何不逕到淮安府，看看熱鬧去呢？現在十二金錢俞劍平千里傳書，大邀各地武林英雄，要和飛豹子，雄娘子綠林雙雄較量短長。那飛豹子和雄娘子凌雲燕，也正廣傳綠林箭，要和江南所有的鏢行挑鬥到底。這正是一場獻藝爭雄，炫才闖萬的好機會。石老英雄何不攜帶令侄，往淮安府走走？石老英雄，你在家納福，大概不曉得江北鏢行大舉尋鏢的事，已經鬧了個翻江倒海。俞老鏢頭在寶應湖高良澗一帶，和飛豹子對抗了許多天。鏢行這邊有智囊姜羽冲，夜

游神蘇建明，青松道人，霹靂手董冠英，綿掌紀晉光，無明和尚諸人；飛豹子那邊，有一豹三熊，有子母神梭武勝文，雄娘子諸人；連綠營，緝私營都驚動了。這也因爲飛豹子，和雄娘子凌雲燕，子母神梭武勝文，鬧得太不像了；他們竟聚了二三百人，明目張胆的設伏誘敵，綁擄行人。官面上本爲查找二十萬贖鏢，各處搜捕大盜；當地官廳一聽此訊，立刻由一位游擊，帶領三百多名綠營，和水師營十多號快艇，火槍大炮的，把雄娘子，飛豹子，和他的黨羽包圍起來，竟開了火。可是，到底沒把豹子捉住；他帶領着他的黨羽，夜渡三湖，全都跑了。臨走還留下斷箭一枝，柬帖一封，公然向俞劍平放下一「一輩子不算完」的恨話。那個雄娘子凌雲燕也惱了，說是鏢行和綠林道較技賭鏢，乃是武林風氣所許；怎麼俞老鏢頭明而糾衆較武，暗地勾結官府剿辦他們？那子母神梭武勝文又落得棄家而逃，更遷怒到俞鏢頭身上。因此這雄娘子凌雲燕和子母神梭武勝文，也都放下了「改日再見」的話。其實俞老鏢頭冤枉極了，綠營和水師營剿匪起釁，乃是另一碼事，俞老鏢頭事前一點也不知道。」

梁公道道：「聽說這場悞會，是黑沙掌陸錦標弄巧成拙，惹起的麻煩。振英老兄，

我勸你趕緊往淮安府去一趟吧。你那朱大椿師兄，黃元禮師姪早已參預其事；聽說朱老哥還和飛豹子賭過梅花樁。我想憑石老兄這身功夫，又和雙方是舊日同門，很可以到場看事做事；能够從中轉圜一下，豈不更好？」衆人道：「那末一來，石老英雄定必名震江湖。你想許多著名的鏢客，成名的英雄，都不能把這件事消解了；你老人家既和袁俞二家都有同門之誼，倚仗你的老面子，給他們私下裏和解了；省得經官動府，雙方都要感激你的。武林道本來爭得是一口氣，要的是人情面子。現在事情鬧成僵局，飛豹子心中未嘗不怕國法王章，只是沒有台階收場。你老一到，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太好了。」

「彈指翁也道：「既然袁俞都是你的當年師兄，你倒很可以給他們轉圜轉圜。」

多臂石振英把身子欠了欠，皺眉說道：「教我轉圜麼？我倒好大的面子。師叔，你老不知道：假如這飛豹子真是我當年的那位袁振武師兄，他的爲人强悍剛愎，我素日就跟他不和；我和我的過節兒，恐怕比俞劍平還大。教我轉圜，弄不好，連我還饒上呢。」

「梁公直道：「那也不見得。石老兄，你不會到了淮安，看風使舵麼？況且華老前輩已經應邀前往，石老哥你在可以陪着他老人家去一趟。你們師徒三輩全去了，一定可以把

飛豹子鎮住。」

陳元照在旁忍不住慫恿道：「伯父，我們就去看看熱鬧，豈不很好！黃師兄又沒在鎮江，我們去也是撲空。」彈指翁道：「是啊。怎麼樣，振英？」多臂石振英反覆尋思道：「去就去，我就陪師叔走一趟。可有一樣，那袁振武師兄固然和我有隙；那俞劍平俞師兄也和我隔別得很久，見了面，說不定還許不認得我。我可以陪同你老去，只不過你老千萬不要把我亮出來。咱們到那里，看情形再說話；省得教我兩邊挨擠，落得個沒面子。」

彈指翁點頭笑道：「就是這樣，不把你亮出來，你可怎麼出頭了事呢？你做事也太把穩了。」彈指翁和石振英名分上是師門叔姪，論年紀差不了許多；彈指翁只比振英大五六歲，都是老頭兒了，所以面子上很客氣，事事不能勉強。當下商定，彈指翁父女，和石振英叔姪，即時離開魯港，應梁公直父子之邀，先到蕪湖；其餘的人也回去；只有華門二弟子段鵬年，獨留在談家護宅。談大娘的傷已經彈指翁給治好；見峨嵋派已經退淨，一連十幾天沒有動靜了，她娘家的兩個兄弟倪元福，倪元祿又已赶到，足可倚

以護宅，便放了心。送行時，便向彈指翁道勞，又委婉說出：「段二哥事情若是忙，就不必在這裏多耽誤了。」彈指翁搖頭道：「多加一份小心好。」談維銘是個書生，爲人很精細，忙向寡嫂說：「還是請段二哥多住幾天。你想他們喫了虧，他們又是江湖匪類，那能好好的走了？」

段鵬年搖頭道：「不過我這次隨家師出門，也是有一點事情的。」面向彈指翁道：「老師，你老自己上如皋去，行麼？」彈指翁笑視女兒華吟虹說：「行，這回又不打算準怎樣；我不過是想跟褚家那個孩子，先見見面，看看他的品貌爲人罷了。沒有你去，也是一樣。」搏沙女俠聽了這話，把頭低下來。石振英叔姪覺着奇怪，談大娘却向華吟虹微微一笑。石振英便問道：「那個褚家的孩子？」彈指翁道：「就是褚萬鵬的孫子褚紹麟。」梁公直道：「華老前輩和褚萬鵬也忽識麼？」彈指翁道：「不很認識，止於慕名罷了。」梁公直道：「既然不認識，你老找他祖孫二人做甚麼？那褚紹麟還是個小孩子哩，今年不過二十幾歲。」彈指翁笑道：「有一點閒事。聽說這孩子功夫練得不錯，長的貌相也很漂亮；梁兄可見過他麼？」說着又向搏沙女俠看了一眼，女俠越發低下

，不能仰視。石振英有點省悟，道：「哦！」這回說話可不敢冒失了；不想陳元照側居末座，首先嗤的笑出聲來。搏沙女俠登時滿面通紅，惡狠狠把陳元照瞪了一眼。

時當清晨，談家僕人四出覓轎。不一刻轎都叫齊，彈指翁首先站起身來道：「好罷，我們先到蕪湖。」衆人陸續告辭，談維銘直送到巷外。數乘小轎一直的抬往江岸碼頭，然後上船。段鵬年竟留在談家，帶着許多破解毒藜蒺的解藥。談家仍然小心戒備着，入夜有人巡風。

第十一章 峨嵋派捲土重來

彈指翁父女是要先往如皋，再到淮安，石振英本要往鎮江，現在改赴淮安。可是不論往那裏去，他們兩撥人總得路過蕪湖。梁公直因此邀請彈指翁，石振英，到他那米棧鏢局，盤桓幾天。石振英倒無所謂。彈指翁因偕有愛女，本已力辭。梁公直又說他那米棧後面，就是住宅，有女眷的。「我妹妹儘可和賤內，小女同住。」極力的邀駕小聚，彈指翁無法推辭，方才答應了。

蕪湖是江南巨埠，那裏有戲班酒樓；梁公直便盛宴款待華老，和石振英，並請他們

看戲。一連盤桓了三四天。彈指翁素壓塵囂，有些不耐煩，就極力辭謝，又說出要趕路的話。梁公直不他父女走，想着法子來款留他們。四天功夫，連請了幾次客，把當地武林名輩邀了好多位做陪，引見着和彈指翁接洽。搏沙女俠住在內宅，也由梁公直的女眷極力款宴。彈指翁越發心煩，對石振英說道：「老侄，我實在受不了；這梁公直怎麼這麼俗，拿我當老古董，滿處獻給人看。若不是訪尋峨嵋派，多仗他的力量，我實在不願到他這裏來。老侄，我看我們明天索性不辭而別，溜了吧。」

多臂石振英笑了，知道華師叔性情古怪，梁公直招待太殷勤，惹起反感來了。忙勸道：「你老不用心焦，明天我對老梁說，教他不必再引見生人了。其實他是敬重你老，恨不得教他們當地武林後進，都瞻仰瞻仰武當派的名家。」彈指翁搖頭道：「敬重我，一天赴六回宴，見八撥客。我可願意受啊。」石振英道：「你老放心，我就告訴他。你老久厭交遊，他不曉得，管保明後天教他給咱們雇船就完了。」彈指翁這才不言語了。果然到晚上，石振英屏人對梁公直說了：「老兄引見當地武林人士，和華老見面，自然因為他老人家是武當派的第一人，願意本地人認識認識當代豪傑。無奈我們這位師

叔就怕這個，又怕人請他喫酒；他老人家飲食起居向有節制。並且他近年不好出遊，這一回出門，定有要事，實在的不能多耽誤了。他老人家打算明早走。」梁公直愕然道：「這可不成！我們東關六合拳蔡九爺久仰彈指翁的盛名；他本已有事出門，聽見彈指翁老先生來了，特爲翻回來，懇求一下。小弟爲此，又定下六桌酒席。……」石振英搖頭道：「糟了！我不是對你說過了，怎麼還鬧這個？痛快告訴你罷，我們華師叔惱了。你趁早把酒宴打退，他還可以多住一會。」梁公直道：「我把陪客的請柬都發了，那可怎麼打退？」石振英道：「那也得退，你不知道我這師叔脾氣够多怪呀。他這跟你還是十成面子，要換別人，早就翻臉了。我說你不信，現在你只要說再請他赴宴，管保當下給你一個沒面子，弄個不歡而散！」

梁公直一聽，臉上十分爲難，半晌道：「我也沒有別的意思，不過是敬重他老人家，拿他當個前輩師長看待，何致於不給我面子？」石振英道：「他在家時，常一天天不出屋子，有時候四五天不說半句話。你想，你給他引見了這麼些人，他都捏着鼻子見了，他已經很委屈求全了！」梁公直聽了，撲嗤一笑，石振英也失笑道：「你笑（委屈求

全)這四個字麼？你請他，抬舉他，在他實在還覺着是受罪。他習靜多年，那肯作這些無謂的酬酢。」

梁公直想了一會道：「不擺宴還可以，只是六合拳蔡九爺專誠求見，我已經答應人家了；現在華老又要惱，我這可怎麼辦呢？」石振英道：「那根臘是你自己找的，我不管。……」說着笑了，又道：「告訴你，我們師叔今晚就想偷跑。既然如此，你又很爲難，我給你出個主意罷。今天晚上就請令友假裝是我來的，見了面，再引見他見我們師叔，諒來我們師叔就不會生氣了。」梁公直大喜道：「這倒是一個法子。」

當天午後，梁公直真個照着石振英的話，只在家中設了一個小酌。把六合拳蔡明助蔡九爺邀了過來。算是拜訪多臂石振英，就在梁宅客廳宴席上，和武當派名家彈指翁風樓主人華雨蒼見了面。蔡明助預受叮囑。把久仰請教的話免去了許多，果然華風樓未甚介意。但是小酌也有十多位賓客，半多武林中人，面對前輩英雄，究竟忍不住要談藝質疑，華老就又皺起眉頭道：「十問不肯一答，只哼着哈着。終席後大家喫茶，蔡九堅坐不走，很願和華老試着深談一談；別位賓客也和蔡九一個心情，而且個個的眼神都注視彈

指翁。彈指翁忽然站起來，向衆人告便，要陳元照陪伴他到外面散步。梁公直無法攔阻，只得站起來道：「老前輩要出去逛々此地的夜市麼？我可以教小价挑着燈籠，給你老引路。」蔡明勳插言道：「晚生也要回家了，要不然，我順路陪華老先生出去遊覽一趟。」華雨蒼搖頭笑道：「不敢勞動，我還是教元照領我去吧，我不過是飯後溜溜消食。」相伴十數日，陳元照竟意外的得到這位師祖的垂青，陳元照自是歡然答應，披上長衫就走。當下把蔡明勳和別的來客都甩在客廳裏，華雨蒼同着陳元照竟飄然出去了。蔡明勳錯愕不解，石振英忙解說了一番道：「我們師叔習靜多年，請老兄不要怪罪。」梁公直也在旁解釋道：「這都怨我！老先生在舍下住了這幾天，我只爲一心欽仰，免不得給這位引見，給那位引見，實在教老先生半天也沒得安閒。老先生究竟年老了，有點怕應酬，九哥不要過意。」敷衍着把來賓讓到前面客廳；衆人見坐着沒意思，又談了一會，也就陸續告辭。只落下梁公直父子和石振英，仍在那里閒談。

直談到掌燈以後，三更將近，華雨蒼和陳元照都沒有回來。梁公直道：「老先生這是上那里去了？在此地有朋友麼？」石振英道：「誰知道呢，也許還有熟人。他老人家反

正沒有偷跑，他的令愛小姐還在府上哩。」梁公直道：「也許這爺倆迷了路，回不來了？」石振英笑道：「那可是笑話，一位武林名家會轉了向，豈有此理？」

一賓一主說着笑話，在內客廳等候；旋聽更樓已打三更，無意中忽瞥見陳元照的卍字奪不見了。石振英不覺站起身，走來走去道：「這可就蹊蹺了！難道說元照這孩子陪他師祖出門，又出了故事不成？」梁公直道：「簡直派人找找去。」

又等了一會，已過三更三點；梁公直把棧夥下人叫來幾名，吩咐他們打着燈籠，快去尋找；下人們領命去了。梁公直對石振英道：「今天正沒月亮，街上漆黑，他們爺倆就許迷了路。我想我們也可以親自找找去。」石振英也沉不住氣，答道：「也好。」立刻穿上長衫，挑着燈籠，和梁公直一同出去找尋，蕪湖地方很大，又在夜間，繞了幾道街，一無所遇。梁公直道：「算了吧，大海撈針，我們還是回家坐等。大哥不放心，可以再多派幾個人，教他們分路去找。」石振英道：「也對。」

石梁二人又打着燈籠往回走着將近梁宅，忽見一點火亮迎面走來。時已夜靜無人，梁公直冒叫了一聲，果然來人是宅內的一個家僕。忽忽迎過來，石梁二人急忙問道：「

華老先生回來沒有？」家僕回稟道：「沒有。」又問：「陳元照呢？」家僕答道：「陳大爺也沒有回來。……方才有魯港談府上派人找來，要請華老先生和華小姐趕快回去一趟，稍的口信，說是有要緊的事。」

多臂石振英喫了一驚。梁公直道：「不好，必是峨嵋派尋仇不捨，趁咱們大家走後，又找上談家門來了。這可怎麼辦，華老先生又一去未回！」多臂石振英道：「快回去問問來人，來人不是沒打發走麼？」家僕道：「沒有走。」

石梁二人如飛的折回去。到了梁宅內客廳，只見搏沙女俠華吟虹，已從內宅聞信起來，正在內客廳，盤詰來人。來人正是留守談家的少年壯士謝品謙。多臂石振英不暇客套，忙問來意。果不出所料，峨嵋羣雄的虎爪唐林和海棠花韓蓉，又在魯港碼頭出現，還同着幾個面生的人！

峨嵋羣雄竟然不肯認輸。受傷的巴允泰和喬氏弟兄，生受彈指翁贈藥療傷之德，而子上不好再來尋仇。那唐林夫妻既經彈指翁當面恫嚇，又經石振英插刀留東，威逼他們速退；夫妻二人嚥不下這口氣，走倒走了，却走出不遠。潛囑巴允泰和二喬以感恩解仇

，回鄉養傷爲名，離開了魯港；暗地寫了秘信，教他三人回去勾兵。唐林夫妻，和康海，廬登等避開談家的監視，悄悄渡江溜出魯港；可是暗中仍留下探盤子小夥計，改裝窺伺着談家的人來人往。一幌經旬，彈指翁率衆離開談宅，探盤子小夥計立刻給唐林送信，說是硬對頭彈指翁走了。唐林忙與妻子，改扮前來察看。察看屬實，忙又退回，和康海，廬登秘密商計；這一回喫了大虧，竟不顧江湖體面，定下了半夜縱火之計，要把談門大小一齊燒死。遂藏在魯港對岸，靜等巴允泰等邀來助手，就要大舉縱火復仇。

不想，他們只顧窺伺人家，忘了人家也窺伺他們了。談大娘倪鳳姑，和她兩個兄弟，與段鵬年，謝品謙等，自彈指翁走後，一天也沒敢鬆心，仍在時時刻刻提防着。談二少談維銘秀才爲人又很精細，和他的姪兒談國柱又是魯港富紳，在當地很能活動得開；自出了這樁事，已經密報官府。有幾名捕快，答應幫忙巡緝；峨嵋羣雄的動靜一時沒有出來，脚行頭朱阿順那邊却被衙門中的腿子撈着了一點線索。爲貪賞稿，暗地裏關照談維銘秀才；並請問談秀才，願意官辦，就把他們抓來當賊匪辦；願意私辦，也可以北他們驅逐出境。談秀才頗有心計，急急把事請按住；却與寡嫂和護宅的壯士商量，如

何應付，方爲一勞永逸。商量的結果，武林中自有武林的辦法，段鵬年和二倪都主張不驚動官面。但也不便把他們殺了；莫如仍用武力，把他們驅逐出境。談大娘倪鳳姑却恨極，對衆人搖頭道：「這些東西死鬧不休，手段凶狠，趕跑他，又回來，那天才算完？擾得人天天提心吊胆，不得安生，我們不下毒手，早晚要遭他們暗算，」段鵬年點頭沈思道：「這話也是。」謝品謙就說：「他們既然一再尋仇，我們不如派人前去行刺；」蛾媚派的硬對頭除治了，倒可以免去後患。諸位你們誰同我去一趟？」談秀才道：「那可是要出人命官司了。」段鵬年道：「我也是顧慮到這一層，府上在本地乃是安善良民，殺人行刺，一個弄不利落，跟着打起官司來，可就糟了。」大家齊說：「這真得好好盤算一下，蛾媚派又不是好惹的，我們現在人數也怕制不住他們，而且他們潛伏的地方，我們還沒有撈准。」

末後仍由倪鳳姑和段鵬年打定主意，一面搜查蛾媚派現時潛伏之所，「已經不在朱阿順家了，可是必須由朱阿順這面着手；」一面趁夜間，把談宅的老少悄悄移到親戚家中；福元巷談宅成了空城計，只由段鵬年率護宅的幾位壯士看護，此外還留下幾名精壯

的健僕。再煩少年壯士謝品謙，奔往蕪湖，給譚指翁父女送信。華老父女和振英叔姪此時如要走了，就叫他們立時回來。萬一離開蕪湖，就叫梁公直派鏢局中的人，連夜把他們追回。

謝品謙少年粗疏，段鵬年勸他代談宅一個僕人引路，他說不用，闖蕩江湖的漢子還要人領道，豈不是笑話？他暗代兵刃，獨自一人，繞出福元巷後巷，從岐路上，奔往魯港碼頭僱船。不想一時浮燥，竟出了岔錯！

小船的船夫名叫丁阿春，並不是唐林的黨羽，和脚行頭朱阿順，也只是同幫罷了。謝品謙上了他的船，多加酒錢，催他快走。起初彼此都不介意，行到中流，謝品謙忽然打聽蕪湖南關寶豐米棧，和鼓樓大街得勝鏢店，究竟那一處距離下船碼頭近。丁阿春說：「還是寶豐米棧近。你老只一下船。走不多遠，就到寶豐米棧的「堆棧了。這是蕪湖一家最大的米棧，他們的堆棧」就在碼頭上，他們的舖面是在南關。我們常給他們運米卸米，是一直起卸到堆棧的；堆棧的後門正好臨着堤岸。那得勝鏢店可就遠了，你老上了岸，還得走出好幾里，才能到地方。」謝品謙道：「原來如此。」

船夫丁阿春忽然看了謝品謙一眼，看出謝品謙軀幹壯雄，似非尋常百姓。因搭訕着問道：「你老這是找梁公直梁老太爺的吧？寶豐米棧和得勝鏢局都是他老人家開的，但不知你老還是先到鏢局，還是先到米棧？」謝品謙把丁阿春打量了一眼，他不過是一個尋常水手罷了；但他的問話和神色，却有點突兀。謝品謙答道：「我不過閒打聽，我那裏也不想去，我還是回家抓藥。」丁阿春道：「你老給誰抓藥，你府上在那裏？」謝品謙用一種不悅的腔口答道：「給病人抓藥，你快搖船吧，別多說了。」船夫忙道：「倒不是我多說，你老要是上米棧，我可以一進西碼頭，就停船，你老要上鼓樓，船還得往前走半里路，在東碼頭停船。你老多給這些酒錢，我不能把你老騙下船頭就完。我得問明白了，把你老送到近的地方，好教你老容易投店僱轎呀。」

謝品謙道：「不相干，你只划到蕪湖就行。」說罷，不再言語，只目注江面，閑看來帆。船上丁阿春一面划船，一面仍自扯東拉西的講些閑話。謝品謙有一搭沒一搭的聽着，無心中忽想起腳行頭朱阿順來，順口說道：「我說喂，你們划船的一定跟腳行很熟吧？魯港碼頭有一個叫朱阿順的，你可認識他麼？他是我的把兄弟的街坊，這個人聽說

發財了。憑他一個腳行頭，居然有兩個老婆，這話可真麼？」

丁阿春道：「你老說的是爛眼睛朱麼？」謝品謙道：「哦，不錯，就是他。丁阿春冷笑道：「可不是，這小子賊星發旺，燒作的不知怎麼好受了，家裏外頭，有兩個小媽。……」如此這般，把朱阿順褒貶了一陣。謝品謙不覺忘情，便向丁阿春極力的打聽起來；最後竟問到朱阿順兩個家的住處，和他們船幫的勢力，跟蛾媚派的淵源。丁阿春是個狡猾漢子，見謝品謙問得太緊，他忽然多起心來，兩個眼骨碌碌的打量謝品謙，不知問這話有何用意，他就信口胡說起來；說的話，自然全是靠不住的謊言。謝品謙聽了，半信半疑。

小船貼着江岸走，大江上帆船往來並不很多，丁阿春忽問道：「你老是幹鏢行的吧？」謝品謙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鏢行？」丁阿春笑道：「光棍眼，賽夾剪；我一瞧，就知道你老是位鏢客。」謝品謙心中一動，沈下臉來道：「是鏢行又怎麼樣？」丁阿春聞言一楞，陪笑道：「你老若是鏢行，我跟你老打聽一點閑事。」謝品謙道：「甚麼閑事？」丁阿春道：「你老可認識咱們香港的飛刀談五麼？」

這一問，謝品謙不由一震，張眼把丁阿春又打量了一遍。這傢伙臉上帶出猜疑的神氣，又有點怯懼之色似的。謝品謙說話不能不加小心了，就揚聲大笑道：「相好的，你看錯了；我不是鏢行，我是個布販子。」丁阿春道：「唔！你老不是鏢行麼？我看你老身子骨很強，好像會功夫似的，不是麼？」謝品謙道：「你倒眼高，我倒是從小喜好打拳，我却不是鏢客。」

丁阿春又把謝品釘了一眼道：「我一猜就知道你老會武功，你老可知道飛刀談五家，新近出的這樁事麼？」謝品謙道：「這却不曉得，你一定曉得了？」丁阿春很詭譎的一笑道：「你老不曉得，我也不曉得哩。」謝品謙道：「你怎麼不曉得，我是出門做生意，新近才回家來。」但是謝品謙分明是外鄉口音，連丁阿春的話都聽著費力。丁阿春就反唇說道：「我是駕船的，輕易不上岸，更不曉得了。」越擠著問他，他越不肯說；謝品謙不由動怒，却又懷疑；恨不得把他扯倒，打一頓。……正在生氣，忽然船行到一個停泊處，那里先泊著一艘小船，船上水手竟和丁阿春很親切的搭了話。丁阿春向謝品謙說道：「客人，你稍等一等，我要跟我們幫友說句話。」竟把船撐到岸邊，搭上跳板

，一直跳到那邊小船上。兩人咕咕呱呱，講了一陣話，謝品謙一個字也沒聽出來。只見那個水手往這邊斜掃了一眼，謝品謙見了，越發詫異；站起來，就要湊過去。不想丁阿春忽然大聲道：「就是這樣吧，你分神好了。」那水手忙應了一聲，丁阿春立刻跳回來開船。那艘小船竟不停泊了，駕起雙槳，往魯港駛去。臨行時，那水手又把謝品謙釘了一眼。

謝品謙冷眼旁觀，猜不透他們鬼鬼崇崇，玩何把戲。眼看那小船去遠，暗想：「莫非這兩個小子真是峨嵋一黨？這小船莫非是回去給他們送信？」又看了看丁阿春，見這小子一面駕船，一面偷看自己的腰間，腰間本纏着軟兵刃。這丁阿春也很健壯，他那桌有時在自己身後掠過。謝品謙側身回頭，心中罵道：「青天白日，大江上船行如熾，難道他還敢暗算我不成？……但是，船家跟船家都是同幫，我却是孤身客。」

這麼一想，怒熾塞胸。謝品謙道：「這不可不防，我應該先鎮嚇他一下。這小子也許是水賊，也許是峨嵋一黨。」將面色一變，佯做識破奸計，向丁阿春抗聲說道：「我聽說你們這地方不大太平，真有喫飄子錢的老合們（水賊），任意胡為。哼，相好的，你

猜怎麼樣？我上月就遇上飄子線上的朋友了，他們當我是不會水呢：他們瞎了眼，也不看看爺們是幹甚麼的。他們竟拿我當秧子，跟脚行勾結着，要暗算我。那知太爺不喫，太爺也拿話點過他們，他們裝傻，爺們只好對不住他了，……」說着，從腰間解下那，十三節鞭，嘩唧唧一抖，道：「你瞧，我就用這傢伙，把那些東西一個個都送了忤逆。」

一席話說得了阿春只翻眼珠。這丁阿春也不是好惹的百姓，楞了一楞，一句話也不饒，立刻也還上話來。猜想謝品謙一定是個幹鏢行的，謝品謙罵賊船，他便罵鏢行。自言自語的說：保鏢的沒有一個好貨，明面上是安善良民，正經營業，骨子裏跟水旱兩路喫橫梁子的通氣，送禮買路，從綠林嘴裏討殘食，簡直可以說是賊孫子。！兩個人雖沒有挑簾明罵，可也針鋒相對，一句頂一句，暗罵起來了。

丁阿春是個弄船的好手，心中暗打算盤：「這小子分明不是好貨，我別叫他算計了！……這小子究竟是幹甚麼的呢？」一霎時東張東望，眼珠亂轉，手中的棹竟忘了撥動。謝品謙越發動疑，心中也是不住的打主意，道：「莫非鹹潮派已經知道我們的舉動了

，這小子八成是他們的眼線吧？」也不由得張眼四顧，往岸上水上往來船上，尋找蛾蚋派的埋伏。

岸上的行人脚夫他固然留神，背後駛來的其他航船他尤其多心。自己對自己說：「我此來是請彈指翁，我不要栽了跟頭，上了他們的當。」因又想：「我本來不很會水，這小子萬一真是歹人，我恐怕制不住他，我莫如趕早上岸吧。可有一節，岸上到底有埋伏沒有呢？」此處距蕪湖尚遠，可是北岸邊盡是農田草地，南岸頗有人家。並且有一條大道，與水道並行；聽聲音，似有幾輛太平車子和土牛子吱々呦呦的通行。行人散落，也似三五成羣，不時走過，還聽見唱山歌的聲音。無奈水深岸高，就站在船上，也望不見岸上的往來行人。謝品謙只將身子轉過來，斜對着丁阿春，暗用冷眼，釘住了他的一舉一動；手中的十三節鞭緊握著，悠來悠去。只要丁阿春有甚麼意外舉動，便立刻給他一鞭。兩個人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丁阿春見謝品謙的鞭總往自己這邊比劃，暗想：「不好，我可得留神！他要冷不防打我一下，我可不能上這個當！」竟摸摸索索，也找出一件應手的傢伙來，放在身邊。

丁阿春不能把全副精神，用來行船，反倒提心弔胆的戒備着謝品謙那條十三節鞭。謝品謙無端的亮出兵刃來，丁阿春實已害了怕。船貼江岸而行，轉眼間到一低岸處。謝品謙猛然站起來，脚走左舷，縱目往江岸上一看。恰巧丁阿春也往左邊一欠身，這船猛然一歪，坎當一聲，似觸暗礁，登時倆個人一齊打慌。丁阿春急急將棹掄起來，要往岸上一點，往右邊一趁。謝品謙驟回頭瞥見，倏地翻身，厲聲喝道：「好東西！」十三節鞭嘩唧唧一響，倏地一揮。「噯呀」一聲，那根棹脫手飛去，丁阿春震得虎口生疼。失聲狂喊：「你你你幹甚麼？」急急的拿起一塊船板來，謝品謙將十三節鞭又一掄，同時罵道：「好賊子，敢暗算我！」十三節鞭劈頭打下去。丁阿春手疾眼快，往旁側閃，擰身一登右船舷，船往右傾側下去，船板對準謝品謙持鞭的手腕，狠命砸去。

丁阿春如何是謝品謙的對手？謝品謙往旁一閃，一伸手奪住船板，喝道：「滾下去吧，鹹蝦派的狗子！」十三節鞭掠空一掃，丁阿春不覺鬆手，被謝品謙一脚踢下水去，「撲冬！」沉入江底。小船連恍，幾乎弄翻，謝品謙急急的蹲下來。

謝品謙年少太楞了。遠遠聽得喊道：「出了人命啦！」謝品謙急閃目一看遠處，又

低頭一看波面；水花四濺，船夫沒了影。更回頭一看江岸，心中後悔。小船雖是貼岸而行，但離低岸着脚處，還有兩三丈；並且又隔着一道淺灘，躍不上去。謝品謙罵了一句：「糟糕！」青天白日，把人踢下水去，又不能撈救；人命關天，這得趕緊逃。謝品謙二目如燈，心如旋風似的一轉；船夫丁阿春還沒有漂上水面。又罵了一句：「糟糕！」木棹落水，還有木槳，急急抄起出，尙要划船覓岸而逃。這如何逃得利落？上流有一艘航船馳來，並且有人呼喊。謝品謙咬着牙，奮力搖槳；這小船偏不受使，剛剛搖得船身一擺，水面嘩啦的一響，船夫丁阿春忽從下流數丈外，冒出頭來。大罵道：「好土匪王八蛋，你竟敢害命奪船！」雙手一分水，刷地浮過來。

謝品謙大喫一驚，却又僥倖道：「他沒有淹死！」但是丁阿春拚命踏水，竟不奔岸邊，直向小船游來。謝品謙一時手足無措；那丁阿春竟似前來奪船，又似前來拚命。謝品謙沒了主意，忙舉起單槳，有心往下打；却是踢人下水，本已犯法，這回怎好再下毒手？但一眼看見丁阿春大瞪眼，不要命的竟要上船；他又不知不覺，用槳一撥，把船划開。丁阿春在水面上怒喊起來，大叫：「殺了人，有賊奪船了！」謝品謙越發心慌，不敢

用槳打人，急忙使力行船，要越灘上岸，登岸逃走。

丁阿春浮着水，跳不上船，並且明知打不過謝品謙：心中陡生一計，冷笑罵道：「好賊子，你奪我的船！」忽一個猛子，鑽入水底，水面上留下一團波紋，跟着起了一縷水線。謝品謙一面掌船，一面急往水面看；不想丁阿春陡從後面出現，把上半身探出水面，毒罵道：「好賊子，教你行兇！」謝品謙急舉槳要將他打下水去：丁阿春早不待下手，抓住船幫，全身用力，往右側一墜。謝品謙力打千斤墜，已經晚了一步，登時忽隆的一聲大響，丁阿春把船弄翻，船底朝天。謝品謙狂叫一聲，忙往岸上一竄，「撲冬！」也落在水中，險些陷入沙灘內。

這時上流的航船眼看馳到。丁阿春恰從水面又冒出來，急尋謝品謙，心中得意得很，可也怕淹死人。謝品謙本也會水，立刻從水底探出頭來，和丁阿春相隔四五丈遠。

丁阿春望見航船，大呼救命，又喊：「殺了人了！」口喊着，努力游水，要來擒拿謝品謙。謝品謙的泅水功夫不很強，却也不弱；但聽見上流航船遠遠的答了腔，便不敢與丁阿春水鬥：急急的運雙臂撥水，往岸邊游去。近處有沙灘，不能落足，只得順着水溜

之力，拚命往下流浮。人的浮力慢，船的航力快，上流那艘航船轉眼間已到近處。船上水手竟招呼丁阿春的名字；丁阿春也接了聲，大聲叫喊：「快拿住他，這小子是劫船賊，要奪我的船，害我的命！」那航船聽見了，如飛的划了過來。謝品謙踏岸回頭，又喫一驚。

這一面江岸，低淺處便有沙灘，無灘處又高峻壁立。謝品謙已在船中撕去長衫，小夾袄還不甚碍事，下身的夾袴已裝滿了水，變成肥大的口袋。也虧他年輕力足，饒這樣，居然拍水急浮，很快的游出半里地。回頭一看，航船如箭馳到；却忽然停泊中流，暫不來追，忙着撈救丁阿春。謝品謙大喜，趁此夾空，浮近岸邊，順岸勢尋找上岸的立足處。居然在水中，尋着一塊岩石，上搭跳板，乃是附近居民汲取江水的地方。正有一個中年婦人，提桶臨江汲水。聽見上流呼聲，不知何事；這婦人把雙桶和一根木棒放在跳板上，直着身子，往水面遠遠望去。不防近處謝品謙濕淋淋穿着衣服，爭命的浮過來；水聲豁刺的一響，把這婦人吓了一跳。身子一側，幾乎掉下江去；竟把謝品謙當做河漂子了。

謝品謙忙喊道：「大嫂借光，我掉在水裏了。」一直浮過來，那婦人竟吓得撲地坐下，道：「噯呀，你是剛落水的麼？那邊喊甚麼？」謝品謙不顧一切，用手一扳岩石，豁刺的竄上來，已經累得滿臉冷汗。立起身來，身上的水滴滴答答直往下流，把那婦人濺了半身。要知後來怎樣，爭奪寒光劍，羣英會熱鬧節目，請看下集便知分曉。

「卷二終」

